

27

光死，

王恩洋居士著

解脫道論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上海佛學書局
發行

21



解脫道論 目錄 (人生學之三)

出世間學

導言.....一

淨信第一.....八

戒行第二.....一七

根律儀等第三.....三三

淨行第四.....五四

止觀第五.....六五

作意第六.....九一

世間離欲道第七.....九八

出世離欲道第八.....一一〇

菩提分法第九……………一三二

修果第十……………一四九

跋……………一五六

解脫道論 人生學 第三編

導言

人生實相章言：人生澈底是苦爲拔諸苦，是生種種之行爲。中篇云：由於人類對於飢寒等苦爲拔除故，是生西洋之文明。爲求淑身善世故，是生中國之文明。然而飢寒雖得拔除，身世縱極淑善，而人生無常，生死倚伏，治亂相循，業果相續，如夢幻泡影，輪轉無窮，無有究竟，然則世間之學亦終非究竟解決人生痛苦之學也。爲求究竟，故不得不求出世。故不得不求出世之學。出世間學，需要如是。

雖知需要，未識能否。爲唯物論者，以爲有情之生，由物質之凝聚而化合。有情之死，由物質之朽壞而分離。凝聚變化之權，不操自我。物質能力，相引相攝，相拒相違。日光發熱，水蒸成汽，昇而遇冷，聚則成雲，雲凝成雨，雨降爲水，水浮地上，日蒸成汽，如是往復，變化無窮。無自無主，何出何離？有情生死，亦猶是耳。生也不得不生，死也不得不

死，衰老疾病亦復如是。是爲世間實相，亦曰變化無窮。何者涅槃，云何解脫？故出世學，都無是處。

是說不然，彼以無情，例說人生。若如是言，人同土石。則何有於造業受果，更何有於情智意欲？當知有生命物，由有心智識故，攝取外物，成養自身；物質雖爲所憑，而非卽生命自體；故能同化物質，改變環境，自動自制，覺了思惟，言有其義，行有其的，諸所動作，皆其心智之力表現，昭著於事實者。故有生命物，爲享受運用物質者，非物質之凝聚結晶體耳。其靜也，不同於山之峙，水之停，頑然死然，而息其神化。其動也，不同於風之飄，雨之降，盲然昧然，而但隨他轉。是故人生者，有情之物，有情者，有心也。有心者，有造作感受之用者也。心非卽身，所以驅役營攝此身者也。身非卽造作感受，但造作感受之具而已。造作謂業，感受謂果，人生爲業果之相續，是卽爲心識之相續而已矣。彼唯物之言，自不成立，何足爲據而斷出世之不可能？

然則出世之可能，其理由安在也？曰：詳參人生之原理，則知人生者，業果之相續

耳。而業果之相續，通於三世。前前無始，後後無終，種現熏生，輪轉無窮。諸如是義，具如前篇人生業果通於三世章明。人之生死流轉，既不同於風飄水流，純受被動而全無意識，實乃自作自受，業果之相續耳。夫然，苟能厭彼業而不作，自可盡彼果而不受業果。既盡，生死斯盡。是故出世爲可能，而出世之學爲可能之學也。

雖知出世爲可能，顧其學其道將何如耶？曰：能正了知人生之所以生死輪轉者，則知所以出離解脫矣。其在經曰：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此有情流轉生死之相也。又曰：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

此有情還滅解脫之相也。

如來教示有情順逆觀察十二緣起，將欲了知如何解脫生死，故先觀生死緣起之因。且如人生必有老死，必有憂悲苦惱，此老死憂悲苦惱從何起耶？曰：由生故起。苟無有生，何有老死憂悲苦惱耶？故欲無老死，必先求無生。然復當知，此生復從何起耶？曰：生從有生。譬如禾稼，要由種子從雨水灌溉已，生機暢遂，然後乃生。設非有種，已得灌溉，何者何由而有生耶？是故生之起，起於有也。有者，三界業識種子愛取潤已，具足現生功能，立之有名也。故生緣有起，將欲無生，當先無有。然則此有，復以何法爲緣耶？曰：業識種子，由於染著不捨，數數執取，故轉爲有。苟非執取愛著不盛，現生無力，不名有也。故有之起，緣於取也。取也者，染著不捨義。故欲無有，當先不取。然復當知，取復緣何而生起耶？曰：由愛故取。苟不愛彼，何故取彼耶？故欲無取，當先斷愛。然復不知，如是愛者，緣何起耶？曰：緣受故愛。感彼適樂，生彼愛故。故欲無愛，當先不受。然復不知，此受復緣何法起耶？曰：緣觸故受。根境識三，更相隨順，故有觸生，令心心所，觸境爲性。由是

故取可意等相，故引受生，令於境界領受苦樂等。故欲無受，當先離觸。然此觸者，何緣起耶？曰：緣六入故起。六入者，亦名內六處，謂即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爲六識之所依處。故設無有根，則識不起。識不起，云何觸境生起觸耶？故欲離觸，當先無六入。此六入者，復緣何法而得起耶？曰：緣名色起。名謂受想行識非色四蘊，色謂色蘊五淨色根，四大造故，從於色起。意根，思量性故，從於名起。且如胎生有情，識住胎已，執持名色，由是漸次諸根成滿而後出胎，觸受境界。故離名色，六入不生。然此名色，何緣起耶？曰：緣識故起。識謂第八阿賴耶識，是一切法根本依故，是異熟果總報體故，生死相續去後來先作主公故。有情現生異熟盡時，復由餘業招引餘異熟識生，此識生時便能攝取自體，執持名色，漸令諸根圓滿，成衆同分，說爲此人天或鬼畜等。是故名色緣識而起也。欲離名色，當先離識。此識復依何法起耶？曰：緣行起。行卽世間有漏三業。云三業者，謂福非福，不動三業。福謂善業，由施戒等能生人天富貴等福報故。非福謂惡業，殺盜淫等能生地獄，餓鬼旁生及人中貧窮下賤等非福報故。不動謂定業，謂修世間靜慮

無色止觀作意等，能生色無色界諸天定果故。自性寂靜，受生有定，命根堅住，必無中天，故名不動也。從果得名，故名福非福不動業。此三通名有漏者，漏是過失義，亦是流轉義。三業過失，令諸有情流轉生死，名有漏也。福不動業，亦名漏者，是世間善，不離相故，有執取故。無漏之業，何非此中行耶？順趨還滅，流轉對治，不招異熟果故。三業爲因，攝殖習氣，故令人識取受界趣器界根身，此等諸相，具如上篇中說，茲不重述。故欲離識，當先離行。離行云者，不造三業是也。然此三業緣何起耶？曰緣無明起。無明謂癡，於諸事理不能明解爲性。此復二種，一者異熟果，謂不了知諸不善業能招非福三惡趣果，由斯發起諸非福行。二者真實義，謂不了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有漏皆苦，真實諦理，雖能遠離惡趣，所有諸不善業，猶於人天上界地果染著希求，由斯發起福不動行。是故三業，由無明起。明因果者，不造諸惡。實證諦者，不住世間也。故欲無行，當離無明。如是十二有支，是爲世間因果究竟。謂由無明緣起於行，乃至由生緣起老死。既知流轉，便識出離。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故老死滅。是故經中，如彼彼

說。如是已略說緣起義。欲詳彼義，如窺基法師唯識述記十門廣釋。

如是十二有支，總攝於三雜染。謂生雜染，業雜染，煩惱雜染。無量憂苦所逼切故，無量過失所叢聚故，自性垢穢不寂靜故，是名雜染。此有多義，如餘處說。此中名色，六入，觸，受，及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卽生雜染。此中無明，愛，取，是卽煩惱雜染。此中行，有，卽業雜染。有多要義，此中不詳。

由是可知世間流轉由十二有支三種雜染更互爲因，輾轉生起。而其根本，乃在煩惱，無明，愛取。將欲出離生死，故當斷除煩惱。何法能斷無明煩惱耶？曰：無漏正慧，無相無分別智，能斷煩惱，正治無明。然彼智慧復由何起？曰：由定起。定從何起？曰：從戒起。由斯佛法，有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勤修三學，得出世界。今次當依三學大義，廣說出世間道，及彼道果。一者淨信，二者戒行，三根律儀等，四者淨行，五修止觀，六修作意，七世間離欲道，八出世離欲道，九三十七菩提分法，十者修果。

淨信第一

諸有欲求出世道者，當先發起堅固信心，方能精進勤修加行。何謂淨信？佛學解行論云：

所謂信者，佛學通釋云：謂於應順境，至誠倚任，心淨爲性等。然今此信，合因果說。因謂正解，果謂正欲。故論言信，於實德能深忍欲樂，心淨爲信。又說此信差別有三種也。故今信者，謂彼學人，由自具有聖種性故，或遇佛出世，或佛法未滅，卽由於佛法得見聞故，生起勝解，於實德能決定印持，忍爲實有，忍實有故，便能生起堅固信心，於彼彼事，至誠倚任，一心皈命，由是發起彼彼欲樂，願求證彼，是之爲信。云實德能者，實謂真實，若事若理實有不謬，名爲實也。如說心心所法，是謂事。一切法無我，是謂理。如說諸行，是謂事。諸行無常，是謂理。如說三界，是謂事。三界唯心，是謂理。乃至業道輪迴，涅槃解脫，是爲事。有漏皆苦，涅槃寂靜，是爲理也。於是事理深生忍解，一心倚任，求實證

彼，是爲信有實。所云德者，謂佛法僧三寶淨德。佛謂如來，無始世來爲諸有情修習一切大菩薩行，慈悲智慧功德圓滿，成正等覺，成正覺已，更以無量無邊方便智慧悲有情故，施作佛事，教化有情，令得度脫，是爲佛。法謂如來或佛弟子爲教化有情故，方便施設種種教法，謂如三藏十二部經，詮實事理，示實正行，顯正行果，令諸有情緣斯事理，修是正行，得彼正果，是之謂法。所云僧者，僧者衆也，義謂法侶。諸佛弟子聚集和合，共住一處，超夫流俗，遠離寂靜，於佛法中一見同戒，三業無乖，衣食住居共和受用，互作增上，同趨出離，如是法侶故名爲僧。此三所以名寶者，世間珍奇金銀頗底最極莊嚴足資衣食，是故名寶。佛法僧三，功德莊嚴，微妙無上，一切聖法從彼生長，是出世間慧命所依，最極珍奇，希有無比，故亦名寶。信有德者，謂於三寶決定印可，隨即發起真實信心，至誠倚任，一心皈依，命皈依佛，更不信崇外道邪師，皈依法，更不遵行外道邪說，皈依僧，更不與餘邪教徒眾一見同住，是爲信有德。信有能者，謂皈依已，還於三寶起深希望，謂如佛功德我亦能得，如法教理我亦有力能證能成，如僧淨行我亦能修能

習成辦，有勝希望，有大願力，不自暴棄，心無屈弱，篤實輝光，無復疑懼，是即謂信有能也。信有德者，是即信他。信有能者，即自信也。理合內外，實無自他。信實有者，超夫人我。亦可說言：信實有者，是即正忍，於世世間實德能等，并信有故。信有德者，謂即正信，於三寶所一心皈命，至誠倚任，無惑無疑。故信有能者，即是正願，信有力能，於實於德，深生希望，證得成辦。故諸有成就，如是信心者，便於佛法不可引奪。

大智度論云：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若人心中有信清淨，是人能入佛法。若無信，是人不能入佛法。故經說信爲手。如人有手，入寶山中，自在能取。若無手，不能有所取。有信人亦如是，入佛法無漏根力覺道禪定寶山中，自在能取。若無信，都無所得。佛自念言：若人有信，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門果，不虛剃頭染衣。無信人反此。諸經論中，贊信功德，無窮無量。是故修行，信爲第一。

去聖彌遠，人性澆漓，乃有崇尚懷疑，誹難淨信者。爲護正理，辭而闢之。

有說修學首貴能疑，以爲疑者於諸事理不輕信受，必先辨其是非，察其然否，實

驗無僞，方始信從，如是乃能不爲古人之所迷惑，不爲舊說之所封囿，然後能捨舊圖新，發明真理也。此說雖有一曲之見，然非所論於佛法。所謂有一曲之見者，謂世間邪教，謬說多種，執有上帝神天，宰馭一切，或乃拜物拜火，妄計吉祥。不識因果正理，勤修無利加行，蔽惑人心，故當以其正智深加決擇，而後乃能識其迷謬，破其妄計，是以西哲有崇疑之論也。以所對者，爲耶穌天主等教。凡民固陋之俗也。然若準是以概一切，則必轉以增益其謬。所以者何？倘充懷疑之論，無有分量之限，則將見絕知識之源，壞行爲之本，無事可信，無人可委，人生悵惘，無日無時不在憂疑恐怖之中，尙無以持任世間，更無論於出世之道也。所謂充懷疑之量絕知識之源者，蓋人之知識百分之九十九皆從往古前人傳習而來，其得由自我發明者特其百千萬分之一耳。卽此最少之一分，又必先由舊有知識歸納演繹而來。而能推陳出新，妙得新知者，則又百千萬億人中偶得一二人耳。自餘則更有不能領受之人，而失其故有者，比比焉。往古前人傳習而來之知識，由何得耶？曰：由信故得也。信也者，人云如是，我卽印可隨順不逆。

決定承受，謂其如是，是謂勝解。既得勝解，更深倚任，無諸猶豫，依而奉行。倚任奉行，是爲信也。是故孺子初生，一無知識，由信教訓，便成智者。一切人皆從孺子長成，故一切知識皆由學習而得也。學習云者，信受他人以成自智是也。學數學者，學物理者，學史地者，乃至學一切者，離古先哲人歷代之所經驗發明演述記載，幾曾見有無師無友無書籍之可尋求無學術之可承繼，而能憑空閉戶蔚然突成一大思想發明者哉？是知信之爲用，乃一切學問知識之源，捨此更無進求知識之道。使幼學小生一切違拗師長之言，處處懷疑，而不知問學，當知此乃頑梗不可教化之童，非聰明卓越之天才也。明矣。故學問之道，由博反約，取精既多，用物乃宏，然後能參稽事理，睿發立思，觀於天地之大全而乃進知其缺陷，於是有救前人之失而別樹新理，因當世之宜而自立嘉猷者也。此爲學問知識承變之道。要之無舊則新無所憑，新者咸自舊而出。由信起智，智自信生。故苟離信，絕學問知識之源也。所謂充懷疑之量，壞行爲之本者，蓋人之一生，有諸事業，必於彼事有倚任心，信其有力有能可成可得，然後於彼希求欲樂，勤

修加行，由行爲故，成就彼業。譬之農人，播種耕稼，以求收穫。收穫之事，原在未來，水旱風雹，螟蝗蟲賊，有多災厄，皆足使收穫成空，勞而無果。然爲農人者，必當將此種種疑慮一切屏除，自信耕稼必有其果，然後乃能殷勤辛苦，工作不輟。人力既盡，稼穡斯成，一家衣食，乃以無乏。儻其一無信心，事事懷疑，天災未至，人力已虧，因之不種，果於何求？日月荏苒，飢寒交至，一家入口，同歸死亡而已。農作如是，工商亦然。造作運輸，必求售易。售易有主，主在他人。停貨折本，乃常有事。然工商業者，仍必於彼事業具有信心，而後乃能辛苦造作，日夜無懈。涉海逾山，犯歷艱險，以求有濟也。自餘政治事業，社會改造，思想學說，主義奉行，更必具大信心，大願力，險阻不懼，刀鎊不辭，一秉至誠，以犯天下之大難，決天下之大疑，千回百折不變其志，而後能伏除憂危，克成事業也。往古來今，哲人志士，誰不有大信大願，而以猶豫懷疑成天下之大業者哉？故捨信心，撥行爲事業之本也。况夫人生世間不能孤立，知識行爲皆由人羣之互信互任，而後乃以相養相生相助相救。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一人之生，古今之學問皆需。一人之業，

合衆人之力乃成。相信則入羣之生活優然，相疑則一身之存濟失所。通常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社會朋友交際之道，必須忠信倚任可不待言也。且如人有疾病，必需醫藥。醫藥之技能學問，固非人人可能，則必仰賴醫士。然而神醫國手，固不常有其人。平庸之醫，則到處皆是。故無不誤人之醫，亦無不毒人之藥。病者苟心存懷疑，忌藥惡醫，則醫藥之道廢於人間，而疾病纏綿，死亡相藉矣。然而醫藥之道，固不廢於古今。是知人類生存，咸相倚而互信。雖如醫藥，亦有殺人之時，要其根本，是乃生人之道。生濟之功常，殺害之患變，人固不以其變患廢其常功，捨大信而從狐疑也。醫藥如是，其他人倫社會，何莫不然？苟無信心，將見父子無親，兄弟無義，閨門室家之中，咸成疑畏之府。社會友朋之際，皆爲猜忌之場。無人可信，無物可親，天高地厚，尙有陷墜崩裂之時，人生其中，誠不勝惶惶恐怖，憂虞戰慄而無一日之安矣。易曰：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此言多疑過察之人，雖處姻婭骨肉之間，睽離不信，而自限孤獨。人雖親賢，而已憎惡，亦視之如豕負塗焉。豕本不潔，而

更負泥塗，深言其不可親近也。此其所以自陷睽孤也。夫多疑多忌之人，固常以是作非，以親作怨，抑且以虛爲實，將無爲有。是以白日見鬼，載滿一車也。蓋鬼本無形，疑極則且自現其形。不徒現形而已，又且載之滿車焉。甚言其妄誕乖張，謬執之極也。人之忠而見謗，信而見疑者，必有其可謗可疑之迹焉。構畫空虛，隨心起像，則疑似之地，禍變之源也。先張之弧者，疑豕疑鬼，欲殺之也。後說之弧者，睽孤之人，將何往而得利濟？自且不適於生存，更何力能張弧射人也？力既終不足以射人，故廢然思返，乃不得不自脫其弧，而轉與人親焉。既得人之存濟，於是乃知昔之自所謂寇者，非寇也，乃婚媾也。往遇雨則吉者，孤苦無聊之極，而忽得仁人施之膏澤，如苗之遇雨，則有立改初心，羣疑頓釋，而知人之可親可信，自本不孤也。故象曰：往遇雨則吉，羣疑亡也。此亦言對睽孤之人，不可爭以是非，服以義理，但當於彼孤極無聊之時，施之仁恩，乃可釋其羣疑也。上來因論生論，雜引易卦，以著睽孤之情。——程傳釋此爻甚好。其言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

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睽極無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汙穢，而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妄之極也。——孰謂懷疑之道，爲治學爲人立身行事之正道哉？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誠哉，信爲生人之本也。夫世間尙不可以無信，况於出世之學乎？苦空無我之理，非世學之所可比擬也。涅槃解脫之道，非常人之所證得也。苟非至誠倚任，一心皈命依教奉行，其可以私心小智世俗之見而測證高深也歟？亦唯狂思橫議，自陷非辟而已矣。况夫無實信者無淨心，二三其德，反覆不常，浮沈游移於內外正邪之間，而誠願至行不立。以是欲求解脫，亦猶煮沙成飯，說食圖飽者也。是則今日學佛者之弊也。故今言信，詳推異說，俾知信爲世出世間共由之道，一切狂言皆失其據。眞學佛者，至誠倚任實德力能，大信大願，斯爲第一。

戒行第二

一切有情，由煩惱纏，造作諸業，沈迷三界，不得出離。諸佛如來哀愍有情，爲欲令彼離三惡道，離諸欲染，制立戒禁。由戒禁故，不造惡業，行合律儀，先於世間行正道已，漸次攝心止觀靜慮，得正智慧，方於世間而得解脫。是故戒爲定慧解脫一切根本。

佛所制戒有其多種，以諸弟子有七衆故。謂比丘、比丘尼、正學、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前五出家衆，後二在家衆。雖復同具正信，同一正見，然出家衆專志一趣，勤修出離，遠離惡行，遠離欲行；在家二衆，爲有世緣，但離惡行，不離欲行，故佛說戒，四衆有異。出家衆中復開五者，具足之戒，非易可持，當先勤策，淘練心行，得調伏已，漸次乃堪受具足戒，故出家衆復分爲五。

佛爲在家通制五戒，謂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於月六日，行八齋戒：謂不殺，不盜，不淫，不飲酒，不坐高大牀，不著香花，不聽妓樂，過中不食。

佛爲出家沙彌沙彌尼制十戒：謂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坐高大牀，不著香華瓔珞，不聽妓樂，不畜金錢，不非時食。正學六戒：謂遠婬欲想，離偷盜，離殺生，離妄語，離有漏心聽漏心男子却衣摩摺，離有漏心聽漏心男子捉手捉衣共立共語等。比丘戒者，他勝法四，僧殘十三，不定法二，捨墮三十，單墮九十，向他悔法四，衆學法一百，滅諍法七，共二百五十。比丘尼戒者，他勝法八，僧殘二十，捨墮三十三，單墮一百八十，向他悔法十一，衆學法四十四，滅諍法七，無不定二，共三百零三。廣如律藏，略如戒本，此不專述。

佛所制戒雖有多種，總爲解除二種罪過。一者性罪，二者遮罪。性罪者，由煩惱俱思所作殺，盜，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嗔，惡見，等身語意業。此業自性不善，能招三惡道果，障生善趣，障沙門性，自損損他，故名性罪。遮罪者，雖性不必遂爲不善，然順不善法，能生染著法，生世譏嫌，失人敬信，不護他心，障礙善趣壽命及沙門性，有多過失，是故如來遮令不行，如行此者便得遮罪，故名遮罪。如比丘比丘尼戒中一切衣服食具

威儀進止言語行爲等所有戒禁。性罪通於在家出家，俱應禁止，以是惡趣因，損惱自他，罪性大故。凡爲人者，俱應戒禁，遮罪但爲出家衆立，以條理繁密，諸在家人，未遠離欲，有諸事務，弗易持故。然出家衆，天人軌範，護持僧制，爲攝受僧故，令僧精懇，故令僧安住故，未生信者令生信故，已生信者令增盛故，難調伏者令調伏故，令慚愧者得安樂故，伏現纏故，斷隨眠故，爲令正法相續不絕得久住故，故於出家戒禁特繁，性罪之外更嚴遮罪，諸有志求出離護持佛法者，一切應學。

云何修學戒禁律儀？曰：學戒律者，第一當先發起正願，謂吾學戒，非爲希求利養恭敬，亦非希求昇天得福，但爲成就出世資糧，調伏身行，護持正法故，而修學戒。如斯正願爲根本故，乃能成就律儀功德。發正願已，次應恭敬求請親教軌範及同法者開示指導戒律文義，犯不犯相，勿令無知，盲行妄爲。既於律儀得明知已，次應懇懃防守律儀，恆自審思戒行功德，犯戒過失，謂淨戒者世間正道，出世根本，身之甲冑，心之城塹，長養善法，遠離過失，拔濟有情於三惡道，令得趣入解脫涅槃清涼寂靜之地，有如是等

諸善功德，是故我今當勤修學堅固防守。由此便能遠離犯戒。設由失念無知有作，於戒虧損，即當發起猛利慚愧，謂我於法已得正信，誓於戒禁深心護持，今者何故妄犯此耶？犯此戒故，當爲同法所輕，當爲尊師所棄，當爲世所譏嫌，當於來生往墮惡趣，我今何故蹈此不善，損汙淨戒，損汙正法耶？既起如是慚愧正念已，當勤觀察，我此所犯爲重爲輕，如但生心未成事者，但當自行剋責，自心懺悔。設所犯重已成罪者，即當無覆無諂以直質心以至誠心現對師長及同業者自述罪過，作證懺悔。并於佛前諸菩薩前諸賢聖前，誠哀頂禮，自申罪戾，乞加慈悲聽其懺悔。并發宏誓，從前種種如昨日死，以後種種如今日生，已生惡法令永斷滅，未生惡法令永不生，未生善法願令生長，已生善法令得增長堅固清淨圓滿。既能如是至誠質直慚愧恭敬，便於罪業得還清淨。諸學戒者，已能如是持護還淨，更當時時深心觀察，諸有作爲，必先觀察吾斯行者爲於淨戒有違犯否，爲於善法有虧損否，爲於他人有損害否，爲於自心有不淨否？如斯觀察，諸過皆無，然後加行，行令究竟。設異此者，即制止心身，令不復爲。於先已作，以

時觀察，吾昔所作身語心行爲清淨耶？於自於他有違損耶？不於惡道惡名惡稱爲增上耶？如是觀察諸過皆無，然後身心恐懼皆無，恬安寢安，坦然自得。設異此者，立行懺悔，如前廣說。又時審思諸所應作，如於正法聞思修習，如於尊長恭敬承事，如於病苦瞻視扶持，於正事務操作勤勞，如於徒衆教授教誡，或因懶惰懈怠放逸或以嬌慢無慈無喜而不作耶？如皆已作，即便坦然，無歉無畏。如或當作而不作者，即當克責，深自懺悔；更發誓願，後此定作。諸學戒者，既能如是時時觀察檢點身行，又必勇猛勤修善法，方於戒行而得圓滿。所謂勇猛所修善法者，即諸行者所應行事。戒雖以禁制爲性，然徒禁惡法，不生善法，即於禁制無力無能，羣居終日無所事事，苦執其心，如堤障水，有時潰決，其害反大。故學戒者，禁制之外，必有所爲。在家則事親教子，服事公益，作諸慈濟，皆所應爲。出家則讀誦經論，事佛事師，調理大眾，敷揚教法，習禪思義，皆所應爲。爲所應爲，則善法日增。止所應止，則惡法日減。惡法減故，善法彌純。善日增故，惡彌無力。如斯展轉，戒行圓矣。

今世之學戒者，最初發願既不純正，在家者求財求子，出家者賴佛逃生，草草受戒，曾無研習。律文不知，違言夫義，尙無所知，何言防守？設有毀犯，則堅自覆藏，惟恐他知，虧損名利，更其甚者，則酒色財氣，當衆施爲，無佛無法，無慚無愧，作惡無邊，自謂無犯。漫無忌憚，何事懺悔？其或性情平正，略有善根，則又科儀形式之外，無所事事，束經高閣，自謂文字超然，視死不瞻，且云清淨寂止，故非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趨奉承迎，隨俗逐利而已。苟有清淨淡泊之士，又苦無開示悟入之門，禮佛坐禪，亦惟掉舉昏沈，胡塗度日而已。非無特立獨行之人，乃乏和合清淨之衆。佛法之所以式微，僧制之所以日毀，有由來也。故居今而欲護持佛法，必當先復戒行。戒行之復，貴先嚴流品，必有真誓願，真志氣者，乃可授戒。授戒之先，當先研習，得戒之後，尤貴奉行。持戒之人，貴有聞思，尤重觀察。斯於防守有具，懺悔真誠也。又必恢復義學，昌明聖教。先啓其智，乃進修禪。日用資生，尤貴勞作。服務爲公，和合有爲。方能免於苟且偷惰，盲昧一生，徒作無義也已。諸在家者，更宜捨其下劣之心，專其皈命之志。自慚未能捨離諸欲，卽勿以

淨行格律他人。哀正法之陵遲，卽當思護持之不可不力。念世事之澆漓，更當以佛心爲心，施其宏濟。倫常綱紀，世務禮儀，一切一切尤宜自盡。優婆塞戒，先供事六方，必世法無歉，乃可進修佛道。苟能以佛法之精神，作世間之事業，復能以世事之平治，大佛法之規模，此則交相爲濟者也。倘因學佛而廢世務，或藉學佛遂其世俗下劣之希求，是則佛法世法交相爲損者也。至乃狂慧憍慢，執着名言，棄戒弗修，增其邪見，一般文人名士，謬稱學佛，是乃稗販如來，借寇以兵者也。此於佛法，奚足以爲有無總之學佛之道，先在戒行。學戒之道，正願正知，思惟守護，慚愧懺悔，觀察業行，勤修善法，缺一不可。無論比丘戒，比丘尼戒，乃至優婆塞戒，優婆夷戒，一切一切無不皆然，是不可不明辨而力行之者也。

復次，時當末法，去佛遙遠。時地既殊，修行匪易。諸修行者，於佛條教，尤當斟酌施行。或禁或開，不可執定。竊謂首宜體佛制戒之意，更思佛制戒之地與時，然後準今日此方之情形，授戒者善權開禁，或更制立持戒者，勤護自心，實際修持，如斯方不死於

戒條之下，反成修行桎梏；或乃畏其難行，一切破棄；此於佛教僧制關係極大，故學佛者不可不留之意焉。

所謂體佛制戒之意者，佛之制戒，在令衆生離諸惡行，出三惡道；更令比丘，離於欲行，進趨解脫。故諸性罪，有禁無開。但除菩薩，慈心利物。離欲行者，辭家習道，離我所，財產蓄積，一切摒除；三衣隨身，乞食濟命；禁握金錢，恐生貪染；種田除草，一切禁制，懼害蟲蟻，傷慈心也。諸如是等，禁制極嚴。然修道所資，生活必需存濟；如法衣食，恣聽受用。佛之制戒，遠離二邊，一者欲樂行邊，二者自苦行邊。露形虛腹，并所禁也。蓋解脫必除欲染，故我所愛著全除。生活必有所需，故衣食聽人受用。不苦不樂，正處中道，然後可以修行得果。此佛制戒之意也。

所謂佛制戒之地與時者，地在印度，氣候溫熱，三衣隨身，足濟終歲之用；物產豐富，得食不難。又復時當正法，人足善根。出家者德慧高明，在家者信心隆盛。德慧高明，故法施無量。信心隆盛，故財施不難。此以法往，彼以食來，在家出家，互得利濟。是以乞

食不難，反生功德。當彼之時，猶復手捉金銀，貯財何用？農務工作，勞苦何爲？徒長貪心，而虧道業。故佛一切禁制，地不同也，時不同也。

所謂準此方此時之情形者，地屬支那，時當末法，三衣不足以護身，乞食不足以果腹，手無金錢則無以涉遠，不務農事則生活無依，猶欲嚴持戒條，見其鑿矣。生理艱辛，自苦何極？是卽反背於佛制戒之本意矣。故宜薄立寺產，略事儲藏。作務修行，並行不背。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斯得變通之宜者也。然而寺產既立，則阡陌連籌。儲藏既興，則金銀滿貫。作務既開，則俗事纏綿。於是師徒弟子，日惟財產貨利之是謀，子孫繼承之相續，出家而有家，離俗而反俗。至於招延遊客，侍候俗人，乃以莊嚴寺廟同於旅店茶舍之營業，送死葬亡，誦經施食，大酒大肉，多索金錢，則以如來之大法，同於巫道之符籙。世緣日重，道味日漓，罪業日興，爭端日啓。食獅肉以獅蟲，破佛法以佛事，此大教之所以風雨漂搖，又不但個人之道禁虧損而已，是則全反佛意，盡棄戒行者之過也。

所謂授戒者善權開禁或更制立者，竊聞自來傳戒，但執成文，四分五分，一切同授。模糊了事，但誦戒文。初不保其能不能守。卽授戒者，亦不反身行此戒無？是以入壇則諸戒同遵，出壇則諸戒齊犯。事同兒戲，誠爲可傷。竊謂諸山大德，護持律學者，當集合一處，斟酌戒條。何戒爲彼方所可獨行，而非今日此時所堪持守？何者爲今日所應遵守，而爲彼方之所未禁？或禁或開，更成範本。如不更改如來戒本，則可於某條之下，附注此爲天竺所行，非此地今人所能行，故不嚴戒，行者自勉等文云云。而於戒本之末，附以新條，如比丘之戒，不禁肉食，蓋旣以乞食濟命，絕無立意殺生，隨緣受施，食五淨肉。我旣無食肉之意，彼亦無爲我殺生之罪，故絕不因是食肉而增貪嗔痴，成殺生罪也。且乞食之道，任運隨緣，必求素食，時乃弗辦。佛之不禁，亦恐因是而弗能得食也。至於中國，乞食之法旣無形廢棄，則肉食之戒自當明立戒文。附戒本後云，據楞伽等經，禁止肉食云云。蓋苟無明戒，則任意食肉，食肉不已，終且任意殺生。如是則根本戒禁，且將推翻矣。（至於西藏蒙古邊地之僧，彼地以牧畜爲業，欲禁肉食，勢有難能準

佛之意，亦可開禁。然彼方喇嘛，一入中國，卽當遵中國之戒。亦如玄奘義淨諸師入天竺時，衣服飲食卽同天竺之制也。禮云禮從宜，使從俗。又異國人居異國者，卽當守所居國之法律。世禮世法且然，況在佛法？詩云，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自邊地而入中國，固常捨肉食而素齋也。乃近喇嘛之入中國者，成都北平等處，牛肉羊肉，大喫大吞；叢林古寺，爲作庖廚；染汙聖地，敗人戒行；僧俗之中，信心輕薄者，以爲活佛，尙且爲之，吾人復何所忌，因是而開齋捨戒爲彼而殺牛殺雞者不少。此則可云毀此方僧俗之戒禁，而壞其信心者也。可不惜哉？至於吸煙賭博，其罪不在飲酒以下，印度當時無此等惡習，故佛無戒。今既習俗通行，國法有禁，故戒律尤當禁止。佛法之嚴，百倍世法，寧有法律有禁，而佛法不禁者？故此等罪，與飲酒同，平等禁戒，庶以全僧格而起世信也。若夫寺產必應保留，然保留之量不可逾量。佛以少欲知足教弟子，故宜以粗給衣食足資勞習爲限。田皆自耕，廢除租佃地主之習，復禪門清苦勤勞之風。一廟之中，智者愚者，老者少者，皆有職業，不得遊惰。勤則思善，逸則增慾，貨財不多，則爭食不起。團體和

合，則外侮不入。至於過量有餘之產，則當舉而興辦佛化事業，培植人才，昌明教法，興諸慈濟，廣利人羣。自不肯爲，亦爲世俗奪去，反以作打倒佛教之資，終且因愛產而覆其教，此今日屢見之事實，稍有智者而皆知者也。方今僧體散漫，無系統紀綱，凡茲所言，必難生效。所望志行卓越之士，悲願宏深之僧，自率徒侶，以身爲唱，立之軌範，定其規模，法以人興，久之自有風從者也。

所謂持戒者，勤護自心實際修持者，佛所制戒，爲防惡業。惡業之生，從心而起。心苟清淨，業自清淨。是故佛言業從心生，隨心垢淨，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故持戒者，當先持心。心苟不持，戒律空文亦無益也。心苟得持，則三千威儀，百萬細行，佛雖不制，可由我起。大論云：意樂毀壞者，於其所犯尚不能出，况能無犯？意樂毀壞略有五種：一於精進無發起欲，二於煩惱有染著欲，三於所犯有起犯欲，四於惡作無除遣欲，五於等持無引發欲。復次意欲具足者，尚無有犯，况出所犯？意欲具足略有五種：一於精進有發起欲，二於煩惱無染著欲，三於所犯起無犯欲，四於惡作有除遣欲，五於等持有引發

欲如世尊言：於所犯罪，由意樂故我說能出，非治罰故。禪師有言：車苟不前，鞭牛乎？鞭車乎？戒者車也，心者牛也，鞭牛則車自行，持心則戒自立。今之學佛而弗能持戒者，亦唯志之不立，願之不誠耳。志願苟誠，則體佛爲心，進趣出離，惡行自息，染著自空，我所執之日微，一切貪鄙俗惡之行自不起。而再取鑒律儀，察其違否，勤加警惕，雖不中不遠矣。是之謂勤護自心實際修持。

或謂如來說教，聖言尊嚴，因緣制戒，玉律金科。今乃謂可斟酌開禁，或更制立，將不狎侮聖言，成大罪業耶？曰：否。瑜伽師地論，慈尊所說，抉擇分中說如是言：諸持律者，應以五相觀察所犯，然後斷罪。何等爲五？謂一向雜染故，一向不行故，制立依處故，現彼過失不生故，非一向現行故。此中一向雜染所犯，謂諸性罪，應當一向教令不犯，若毀犯者，如其所應當爲顯示令速悔除。又佛世尊依此補特伽羅此方此時制立如是遮罪學處，若有所餘補特伽羅餘方餘時犯此過失，由觀此失而制立故，如其所犯應爲顯示對治之法，若有不犯如是過失，不應於此斷其有犯，亦不應顯對治之法。此

言何義，謂諸性罪，一向雜染，一向不行，此罪無開。諸遮罪中，爲此方此時此諸有情而制立者，此諸有情犯則成罪，生起過失。非依餘方餘時餘諸有情而制立故，彼餘方有情雖犯而無過失，卽不爲犯。制立依處異故，過失有生不生，卽非一向現行也。此明言佛制遮戒，原有時方有情之依據而不可通用之以格禁一切時方諸有情也。大論又云，略由五處應知出離制立爲最甚深，謂無染出離故，逼惱出離故，障難出離故，無計出離故，說悔出離故。無染出離者，謂如有一，於小隨小所犯法中，隨有所行，若善法增不善法減，由此因緣便不染汙，由此無染卽是出離，故名無染出離。逼惱出離者，謂若有遭困苦重病之所逼切，除其性罪，於餘犯法隨有所行，由此逼惱卽是出離，故名逼惱出離。障難出離者，謂若見有命難現前，或梵行難，於小隨小所犯法中，隨有所行，由此障難卽是出離，故名障難出離。無計出離者，謂若有一遊於異方，經行匱乏之處，隨有一種障難之法而現在前，隨其所有應受用事求受用法而不能得，遂生敬畏受用此事，於小隨小所犯法中，隨有所犯，由此無計卽是出離，是故說爲無計出離。說悔出

離者，謂如有一於五犯罪聚有餘犯中隨有所犯，遂於有智同梵行所以毘奈耶祕密之法發露陳說，如法悔除。言小隨小所犯法者，謂除性罪。復次略由五處應知止息制立爲最甚深，一清淨故，二防破壞故，三爲引接廣大義利補特伽羅令入法故，四爲令聖教轉增盛故，五爲遮防難存活故。清淨故者，謂阿羅漢已得極清淨故，於彼小及隨小所有學處皆爲止息。防破壞故者，謂於僧中一分苾芻於有犯中生無犯想，於無犯中生有犯想，一分苾芻於有犯中生有犯想，無犯中生無犯想，由此發起鬥訟違諍。爲欲止息此諍事故，僧衆和合，白四羯磨，於小隨小學處皆共止息。爲引廣大義利有情入正法者，謂有族姓高貴有情，於聖教中多有所作，僧遇彼人無別方便可令入法，爲欲引接令得入故，僧衆和合於小隨小所有學處皆爲止息。爲令聖教轉增盛者，謂於末劫諍劫穢劫正現前時，無量有情於小隨小衆多學處不樂修學，未入法者不欲趣入，已入法者復欲離散，由此聖教漸漸衰退不得增盛。由此因緣，僧衆和合，爲令聖教得增盛故，白四羯磨，於小隨小所有學處皆爲止息。爲欲遮防難存活者，謂於末劫

由小隨小諸學處故令諸苾芻難可存活，爲欲息此難存活事，僧衆和合白四羯磨，止息學處。凡此所說皆謂遮罪因事，因地因人，因時捨小全大，通可開禁，通可止息。於出離甚深中，明言遮戒之可廢立。聖言明載，大義昭垂。方今世變危急之秋，僧制敗壞之際，戒律廢弛，至於極點。然非創新，無以守舊。非變通，無以應時。誠不得不大加革易者也。雖然，欲事變革，必一本如來本願，要以防止惡行，防止欲行，少欲知足，維持生存，勤修道業之諸大原則爲根本。而不可流俗化，西洋化。至逢迎潮流，發展情慾，捨佛教出世解脫之宗旨，失軌範人天之精神。故必戒律精嚴，操行峻潔之苾芻，始足言革舊圖新之事業。否則腐化之不足益之，以俗化洋化，直等於亡教滅法而已。宏慈實踐躬行之士，尙其勉哉！尙其慎哉！

瑜伽說戒，最極宏深。本地抉擇，及攝事分，極多妙義。有意哀集，單成一書，合之戒本，以便修學。誠長夜之明炬，律藏之津梁也。此非專書，故不詳載。

根律儀等第三

諸持戒者有四勝行，資長戒行，令無所犯，令得圓滿，令得清淨。謂根律儀，食知量，初夜後夜常勤修習，惜寤瑜伽，及正知住。今從瑜伽大論，節錄於下，爲戒行眷屬第二。

云何根律儀？謂即依此尸羅律儀，守護正念，修常委念，以念防心。行平等位：眼見色已而不取相不取隨好，恐依是處由不修習眼根律儀防護而住，其心漏泄所有貪憂惡不善法，故即於彼修律儀行。如是行者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觸覺已，意了法已，而不取相，不取隨好，恐依是處由不修習意根律儀防護而住，其心漏泄所有貪憂惡不善法，故即於彼修律儀行，防護意根，依於意根修律儀行。是名根律儀。

大論於此有別詳釋，具如聲聞地。今略釋者，尸羅律儀在防惡行及諸欲行。吾人既知惡行欲行當戒禁已，故應勤修尸羅令無所犯。設有所犯，急應懺悔。然事事禁制於事後，孰若預防於事先。根律儀者，即預防於事先之道也。蓋不善諸法，雖蓄勢力於

內心，而必境界現前，諸根觸對，心乃得起。心起於境不正了知，取相隨好，然後發起貪憂惡不善法，故設根境不對，心不得生，則自無有貪愛不善法起。然修行者不能絕視聽，瞋思想，毀滅諸根之用，如土石枯槁，故但應於諸根修律儀耳。是謂根律儀。根律儀者，謂眼之視色，耳之聽聲，乃至意之了法，不妄不愚，視聽言動皆合律儀，故名根律儀也。云何不妄不愚，謂不取其相，不取隨好。相也者，諸法之自相。隨好者，其差別相也。如有痴人，目見人影，執爲是鬼，是謂取相，以執實有此物也。既執爲鬼，更起分別，謂是鬼者能殺人害人，有其可懼可怖之用焉；是謂取隨好。又如目睹幻影，或畫相中諸美女人，便執爲實有美人，是謂取相。更執此女人者，是其可愛，可悅，可染，可着等，是爲取隨好。他如看小說者，於諸艷情，神迷顛倒，作邪夢者，損失精血，無相無好，取則成相，取便成好。吾人白日邪視淫聽，不如理思，所取相好亦如夢耳。而執爲有實相焉，有實隨好焉，因是而生起種種貪憂惡不善法，非愚妄而何？如是愚妄，謂不律儀，故修根律儀者，目無邪見，耳無淫聽，乃至意無不如理思，於諸色聲香味觸法，不取其相，不取隨好，清

淨淡泊，心行平等，安住上捨。終日視，而目不亂；終日聽，而耳不昏；終日思，而意無邪。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縱耳目，遂外境，自然之勢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皆由乎禮，根律儀之謂也。修根律儀，視聽不妄，故於外境不邪分別。邪執不起，故無貪憂。貪憂無故，不起惡不善法。貪憂惡不善法不起，故不犯尸羅。不犯尸羅，故戒行清淨，此所以持戒者，貴先事預防，謹視聽於機先，使自不犯也。此中所云恐心漏泄，所有貪憂惡不善法者，貪憂謂煩惱，惡不善法謂惡業，於可愛境生起於貪，於不可愛境生起於憂，或貪求不得生起於憂，由貪憂故生起惡不善法。又貪憂即諸欲行，惡不善法即諸惡行也。云漏泄者，謂種子固有，隨逐境生，以根爲門。不善防護此根門故，即便由心漏泄，所有貪憂等種而起現行，故云漏泄。由根律儀防護根門故，令貪憂等不得漏泄。孔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律儀之用，與禮同也。

已知根律儀之用在密護防守根門，令不生起貪憂惡法。然不知誰密護防守之

耶？是爲正念。言正念者，依於聖教正理，尸羅律儀由聞思修所起之念。念於律儀，明記不忘，繫念不捨，故名爲念。恆修此念，無有間斷，名修常念。委細審念，令無疏懈，名修委念。以念防心者，念繫其心，令行律儀，心卽不得異緣非禮，由是卽無不善心生，故名以念防心。儒書有言：是故君子戒慎，夫其所不睹，恐懼夫其所不聞，又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是卽以念防心之功也。行平等位者，謂由念故，心住律儀，故無貪嗔諸不善法。於境無取，無下無高，喜怒哀樂之未發，好樂恐怖之兩忘，故能令心行平等位，此靜存功夫也。眼見色已而不取相，不取隨好，恐依是處由不修習眼根律儀防護而住，其心漏泄所有貪憂惡不善法，故卽於彼修律儀行，防護眼根，依於眼根修律儀行等者，此動察之功夫也。由心得防護行平等位，故能眼見色已，不取其相，不取隨好。設緣境時，心有走作而取於相，及取隨好，令心流漏，卽當由念，急起防護，攝斂其根，修根律儀。禪家所謂如牛食草，急引其鼻者是也。耳聞聲等，一切如是。蓋正念常住，心卽有主。由心有主，卽不馳散取境，漏泄所有惡不善法。此儒者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之功也。

如是已略釋根律儀。欲求其詳，當讀大論。此根律儀略有二種：謂思擇力所攝，及修習力所攝。思擇力所攝根律儀，於境界深見過患，伏煩惱纏。修習力所攝律儀，能除遺斷滅境界所起一切過患，能斷煩惱隨眠。

云何於食知量？謂彼如是守諸根已，以正思擇食於所食：不爲倡蕩，不爲嬌逸，不爲飾好，不爲端嚴食於所食；然食所食，爲身安住，爲暫支持，爲除飢渴，爲攝梵行，爲斷故受，爲令新受當不更生，爲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如是名爲於食知量。

此中詳義，如大論釋。今略釋者，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欲界有情更依段食，苟無所食，身便飢羸，乃至夭歿。故無有情不求食者。卽此飲食之求，爲人生第一大欲，因爲人生所必需故。然以需要之重，故欲求之切。欲求既切，故愛着甚深。愛着既深，故過患轉重，爲害有情亦無已也。過患奈何？謂諸有情，於食受用有諸過患，於食追求有諸過患。受用過患者，謂於食過多，於食匪宜，則能令身生諸疾病，亦令其心昏沈悶重無所堪。

能更其甚者，有因飲食致人於死亡者也。此受用過患也。追求過患有其多種，一者積集所作，二者防護所作，三者壞親愛所作，四者無厭足所作，五者不自在所作，六者惡行所作。積集所作者，謂人爲積集飲食財物故，春夏秋冬，四時勞苦，營務操作，備受艱辛，然後於食乃得積集。防護所作者，謂既得食已，殷勤保護，或畏盜賊暴君劫奪征斂，或畏天災時至火水焚漂，或自作惡業傾覆家產，如是等等，皆能令人憂悲苦惱恐怖愁憂。壞親愛所作者，謂諸有情爲食因緣多起鬥諍，父母子女兄弟朋友每爲飲食互相非毀，失其親愛，至餘非親爲食因緣互相侵掠，乃常有事。人羣紛擾，食爲因也。此中食言通指飲食財富等，凡可致食，皆食因緣也。於食無厭所作過患者，謂如財閥軍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者，雖已積財無量，身家衣食受用不盡，而復貪欲逐逐，無有厭足，由無厭足，故起爭鬥，陰謀不足繼以刀兵，殺人流血之禍，繼飢寒凍餒而層出不窮，使世界荆棘，人不聊生，皆由彼少數人於食於財無有厭足之過也。於食不自在所作過患者，謂諸僕使兵役，及爲盜賊者，爲求食故，以身命爲犧牲，奔走於戰爭之場，出

入於危險之地，一飽不足，死傷隨之，受極大苦。惡行所作過患者，謂諸有情爲貪求食物故，作諸不善業，佃漁屠殺，賭博欺騙，劫奪偷盜，陰謀侵略，乃至戰亂相循等。生造惡業，死墮三途，劍樹刀山，烱銅火池，受極重苦。如是等等，皆爲有情於食追求所作過患。由是可知，凡飲食者，爲諸有情所不可離，亦令有情備受衆苦。故修行者，於食食時，當正思擇，應當如何食所食耶？曰：當如服藥而食所食。云服藥者，藥爲除病，明知有毒，而強服之。但求除病，非貪甘美。病除藥止，適量而已。食之於人，亦復如是。雖非可愛，有諸過失，然爲除飢羸死亡病故，而強食之。適量而止，不起貪著，不起追求，更不造作諸不正業以求所食。更應思惟，我食食已，若但令除飢羸等苦，身得住故，而便無事，則是痴人，同於猪狗，於自於他都無所益。故我食已，更當修習種種梵行，求自出離，報施主恩。當思施主，以其辛苦所得之食，以之食我，故我必勤修梵行，造諸功德，令施我者，得大果利。佛告阿難，衆生一粒粟，重如須彌山，徒食不修道，披毛戴角還，甚言食之不易也。（此中施主，不必親手布施財物，乃名施主人羣相依，父母師長，兄弟朋友長養扶持，

乃至社會彼此互助皆有交施之恩義存焉耳。如是思擇食所食者，不爲倡蕩，不爲僑逸，不爲飾好，不爲端嚴，食於所食。不爲倡蕩者，不爲淫欲食所食故。不爲僑逸飾好端嚴食所食者，非爲勇武少壯，身形健美以矜誇於人而食所食故。但爲爲身安住，爲暫支持爲除飢渴，爲攝梵行，爲斷故受，爲令新受當不更生，爲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食於所食。此中爲攝梵行者，大論云：謂如其量，受諸飲食，由是因緣修善品者，飲食已後，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斷，令心速疾得三摩地，令入出息無有艱難，令心不爲憒沈睡眠之所纏擾，由是速疾有力有能，得所未得，觸所未觸，證所未證，是爲爲攝梵行受諸飲食。爲斷故受者，謂由過去食不知量，食所匪宜，不消而食，由是因緣生多疾病，所謂疥癩皰漿癩等，由此發生極重苦惱不可意受，爲欲斷除此諸疾病及衆苦故，受諸良藥，及好飲食，令病得瘥，故受永斷。爲令新受當不更生者，由現在世安樂無病氣力具足，不非量食，不食匪宜，非不消食，令於身中不生一切疾病衆苦。爲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受諸飲食者，謂飲食已，壽命得存，是名存養。若除飢羸，是名有

力。若斷故受新受不生，是名爲樂。若以正法追求飲食不染不愛亦不耽嗜饕餮迷悶堅執涵著而受用之，是名無罪。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斷等，是名安隱而住。如是食者，不受飲食所作種種過患，而能受用飲食所生種種利益。如是名爲於食知量。如是於食知量有四功德：一者攝受對治，謂由正思擇食於所食，由是因緣對治一切受用追求過患故。二者遠離欲樂行邊，謂不爲倡蕩不爲憍逸不爲飾好不爲端嚴食於所食故。三者遠離自苦行邊，爲除飢渴，爲斷故受，爲令新受當不更生，爲當存養若力若樂食所食故。四者攝受梵行，爲攝梵行，爲得無罪安隱而住食所食故。戒定慧等諸清淨行，總名梵行。

云何初夜後夜常勤修習憇瑜伽？謂彼如是食知量已，於晝日分經行宴坐二種威儀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於初夜分經行宴坐二種威儀從順障法淨修其心。過此分已，出住處外，洗濯其足，右脇而臥，重累其足，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巧便而

臥。於後夜分，速急憇寤，經行宴坐二種威儀從順障法淨修其心。如是名爲初夜後夜常勤修習憇寤瑜伽。

此中義者，自從日出以至日沒爲晝日分。一夜四分，除中二分，初爲夜初分，末爲夜後分。修行者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時中，白日十二小時，夜初分三小時，夜後分三小時，共十八小時，經行宴坐，但以夜中二分安息睡眠。（或夜三分各四小時，但以四小時安息睡眠耳。）言經行者，謂於廣長稱其度量（二十步，或四十五步以上。）一地，方所謂清淨無擾，無烈日烈風處，攝心正念，始從西方不緩不急安步東行，既至東已轉身西面，端立須臾，如前復行如是往復是名經行。言宴坐者，謂如有一或於大牀，或小繩牀，或草葉座，結跏趺坐，端身正願，安住背念。（安住背念者，正念住心，背散亂故。或念趨涅槃，背生死故。名爲背念。安住此念，名爲安住背念。）是名宴坐。言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者，此中言障，謂卽五蓋。一者貪欲蓋，二者嗔恚蓋，三者憍沈睡眠蓋，四者掉舉惡作蓋，五者疑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轉故，此說

爲障。順障法者，謂淨妙相，順生貪欲障。瞋恚相，順生瞋恚障。黑闇相，順生昏沈睡眠障。親屬國土不死，尋思追憶昔時笑戲喜樂承事，順生掉舉惡作障。於過去世我爲曾有，爲曾無耶，等三世不如理作意思，惟，順生疑障。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者，謂修對治障及能引障法，令心不爲諸障所障，得清淨故。於經行時，從幾障法淨修其心，云何從彼淨修其心？答，從昏沈睡眠蓋，及能引昏沈睡眠障法淨修其心。爲除彼故，於光明相，善巧精懇，善取善思，善了善達，以有明俱心，及有光俱心，或於屏處，或於露處，往返經行，於經行時隨緣一種淨妙境界，極善示現，勸導讚勵，慶慰其心；謂或念佛，或法，或僧，或戒，或捨，或復念天；或於宣說昏沈睡眠過患相應所有正法，聽聞受持，讀誦思惟，稱量觀察；或觀方隅，或瞻星月諸宿道度，或以冷水洗灑面目；由是昏沈睡眠纏蓋未生不生，生已除遣，心得清淨。於宴坐時從四障法淨修其心，謂貪欲，瞋恚，掉舉惡作，疑蓋，及能引彼法淨修其心。爲令己生貪欲纏蓋速除遣故，爲令未生極遠離故，結跏趺坐，端正願，安住背念，或觀青瘀，或觀膿爛，或觀變壞降脹食噉血塗，乃至骨鎖；或於隨一賢

善定相作意思惟，或於宣說貪欲過患相應正法聽聞受持尋思通達宴坐思惟。由是因緣，貪欲纏蓋未生不生，已生除遣，心得清淨。於瞋恚蓋法有差別者，謂如是宴坐，以慈俱心，無怨無敵，無損無惱，廣大無量，極善修習，普於一方發起勝解，具足安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上下旁布，普徧一切無邊世界發起勝解，具足安住。餘如前說。於掉舉惡作蓋法有差別者，謂宴坐時，令心內住，成辦一趣，得三摩地。餘如前說。於疑蓋法有差別者，於宴坐時，於過去世非不如理作意思惟；於未來世，於現在世，非不如理作意思惟；我於過去爲曾有耶，爲曾無耶，爲曾何有，云何曾有耶？我於未來爲當何有，云何當有？我於現在爲何所有，云何而有？今此有情從何而來，於此殞歿當往何所？於如是等，不如正理作意思惟，一切遠離。如理思惟去來今世，唯見有法，唯見有事，知有爲有，知無爲無，唯觀有因，唯觀有果，於實無事不增不益，於實有事不毀不謗，於其實有了知實有，謂於無常苦空無我一切法中了知無常苦空無我。以能如是如理思惟，便於佛所無惑無疑，於法於僧於苦於集於滅於道於因於果無惑無疑。由是因緣，疑蓋便

遺，心得清淨。是謂於宴坐時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如是已說由法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復有由自增上，及世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自增上者，隨其何蓋現在前時，便自了知此爲非法，不堅執著，深自羞恥，速疾棄捨，擯遺變吐。世增上者，思爲大師訶責，世人輕毀，便於彼蓋未生，生已棄捨。

如是已說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是晝日分，初夜分，後夜分事。於夜中分，爲息勞倦長養大種，令身增益轉有勢力，修善無倦故，如法寢臥。所謂出住處外，洗濯其足，右脇而臥，重累其足，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巧便而臥。右脇臥者，與獅子王法相似故。如是臥時，身無掉亂，念無忘失，睡不極重，不見惡夢。住光明想者，緣念光明，令雖寢臥心不昏闇故。正念而臥者，於所習善法，常念不忘，乃至睡夢亦常隨轉，常得好夢善心眠故。正知而臥者，能正覺了一切染法，速疾棄捨諸煩惱故。思惟起想巧便而臥者，謂以精進策勵其心，然後寢臥，於寢臥時時覺寤，如林野鹿，不應一切縱放其心，更當發起如是願心，諸佛所示一切善法，應當精勤離諸懶惰，至明清旦倍當

發起精進加行，如是臥者，能不染著睡眠，起不過時，勤修善法。諸修行者，由能如是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巧便臥故，令於起時身有堪能，應時而起，非爲上品憒沈睡眠纏所制伏，令將起時，闇鈍薄弱懶惰懈怠。由無如是闇鈍薄弱懶惰懈怠，暫作意時無有艱難，速疾能起。從諸障法，淨修其心，是故說言，於夜後分，速疾憒寤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此常勤修習憒寤瑜伽有四種所作：一者乃至憒寤常不捨離所修善品，無間常委修善法中勇猛精進。二者以時而臥，不以非時。三者無染汙心而習睡眠，非染汙心。四者以時憒寤，起不過時，如右當知。

復次，云憒寤瑜伽者，云何憒寤，云何瑜伽？遠離沈眠，故名憒寤。對治蓋障，如理修行，令心清淨，故名瑜伽。一切有情沈迷昏醉，雖在白晝猶同睡眠，起貪嗔癡掉舉惡作，造諸惡業，耽著五欲，不入聖道，是故修習憒寤瑜伽。初中後夜常勤修習憒寤瑜伽，於夜中分爲息勞倦，雖入睡眠猶復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而入睡眠，令離染汙。

以時憇寤。佛說生死爲長夜。爲求正知，故修勝行。諸修行者焉得而不精勤修習憇寤
瑜伽？

云何名爲正知而住？謂彼如是常勤修習憇寤瑜伽已，若往若還正知而住，若觀
若瞻正知而住，若屈若伸正知而住，持僧伽胝及以衣鉢正知而住，若食若飲若噉若
嘗正知而住，若行若住若坐若臥正知而住，於信寤時正知而住，若語若默正知而住，
於解勞睡時正知而住，如是名爲正知而住。

於諸善品先未趣入，心興加行，如理作意，俱行妙慧，說名正知。卽此正知，行時住
時，一切成辦，無所減少，如是名爲正知而住。言行時者，謂往、還、觀、瞻、屈、伸、持僧伽胝、持
衣、持鉢、食、飲、噉、嘗，是謂行時。行住坐臥，勤習憇寤，若語若默，若解勞睡，是謂住時。往詣
聚落、家屬、道場等處，是名爲往。從彼處還，是名爲還。所言往還正知而住者，謂於自往，
正知我往，及於自還，正知我還，於所應往，及非所往，能正了知，於所應還，及非所還，能

正了知於應時往，及非時往，能正了知於應還時，及非還時，能正了知於其如是如是應往，及不應往，能正了知於其如是如是應還，及不應還，能正了知是名正知。由彼成就此正知故，自知而往，自知而還，往所應往非非所往，還所應還非非所還，以時往還不以非時，如其色類動止軌則禮式威儀應往應還，如是而往如是而還，如是名爲若往若還。正知而往如是往還，正知而往，總有四義：一者往還自性，二者往還處所，三者往還時節，四者往還威儀。往還如是，睹瞻，屈，伸，乃至於解勞睡，一切如是各有四義。謂能正知解於勞睡，於應解勞睡處而解勞睡，於應解勞睡時而解勞睡，正住威儀而解勞睡，是謂若觀若瞻，乃至解於勞睡，正知而往。此中觀瞻義者，先無覺慧，先無功用，先無欲樂，而見衆色，是爲觀。覺慧功用欲樂爲先，眼見衆色，是爲瞻。屈伸義者，謂手足支節屈伸行動。持僧伽氍及衣鉢者，大衣名僧伽氍，中衣下衣名衣，被服受用能正將護名持，或鐵或瓦乞食應器說名爲鉢，現充受用能正將護說名爲持。食飲噉嘗者，受用飲食總名爲食，食咽衆食名噉，咀嚼諸味名嘗，飲諸水汁湯漿名飲。行住坐臥等義者，

行謂經行，或復往詣同法者所，或涉道路等，總說爲行。住經行處，住諸同法諸尊長前，是名爲住。宴坐爲坐。右脅疊足巧便而臥，說名爲臥。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是名惜寤。於未受法正受正習，讀誦經頌，爲他廣說，與同法者語言談論，慶慰勸勵，或求資具，如是等類，說名爲語。隨所聞習，獨處思惟，觀察其義，或處靜室，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一趣等持，或復於彼毗鉢舍那修瑜伽行，如是等類，說名爲默。於炎暑時，或爲熱逼，或爲劬勞，便以疲倦非時昏寐樂者睡眠，爲解勞倦暫應寢息，名解勞睡。

復次，如是正知而住云何次第？爲顯何事？謂如有一依止，如是村邑聚落亭邏而住，作是思惟：我今應往，如是村邑聚落亭邏巡行乞食，如是乞已出還本處。又於如是村邑等中，或有居家，我不應往。何等居家？謂唱令家，或沽酒家，或婬女家，或國王家，或旃荼羅羯恥那家，或復有家一向誹謗不可迴轉。或有居家我所應往，謂刹帝利大族姓家，或婆羅門大族姓家，或諸居士大族姓家，或僚佐家，或饒財家，或長者家，或商主

家。又有居家我雖應往，不應太早太晚而往，若施主家有遽務時亦不應往；若戲樂時，若有營構嚴飾時，若爲世間弊穢法時，若忿競時亦不應往。又如所往如是應往，不與暴亂惡象俱行，不與暴亂衆車惡馬惡牛惡狗而共同行，不入鬧叢，不蹈棘刺，不踰垣牆，不越坑壑，不墮山崖，不溺深水，不履糞穢。應隨月喻往施主家，具足慙愧，遠離憍傲，盪滌身心，不求利養，不希恭敬，如自獲得所有利養心生喜悅，如是於他所得利養心亦喜悅，不自高舉，不輕懷他，心懷哀愍。又應如是自持其心，往施主家，豈有出家往詣他所要望他施，非不惠施，廣說乃至要當速疾而非遲緩。又作是心：我於今假往施主家所受施物應知其量。又不應利養因緣矯詐虛誑現惑亂相，以利求利。得利養已，無染無愛，亦不耽嗜饜饕迷悶堅執涵著而受用之。復於已往或正往時，觀見衆色，於此衆色一分應觀，或有一分所不應觀，於不應觀所有衆色，當攝其眼，善護諸根。於所應觀所有衆色，應善住念而正觀察。何色類色所不應觀，謂諸妓樂，戲笑，歡娛，或餘遊戲所作歌舞音樂等事，如是復有母邑殊勝，幼少盛年，美妙形色，或復有餘所見衆色，

能壞梵行，能障梵行，能令種種諸惡不善尋思現行，如是色類所有衆色不應觀視。何色類色是所應觀？謂諸所有衰老朽邁上氣者身，傴僂憑杖戰掉者身，或諸疾苦重病者身，脚腫手腫腹腫面腫膚色萎黃瘡癬疥癩衆苦逼迫，身形委頓，身形洪爛，諸根闇鈍，或有天喪死經一日或經二日或經七日，被諸烏鵲餓狗鴉狐狼野干種種暴惡傍生禽獸之所食噉，或命終已出置高牀，上施幃帳，前後大衆或哀或哭，以其灰土塵坌身髮，生愁生苦，生悲生怨，生憂生惱，如是等類所有衆色我應觀察。觀是衆色，能順梵行，能攝梵行，能令諸善尋思現行。不應搖身，搖臂，搖頭，跳躑，攜手，叉腰，竦肩，入施主家。不應輒坐所不許座。不應不審觀座而坐。不應放縱一切身分。不應翹足，不應交足，不太狹足，不太廣足，端嚴而坐。不應開紐，不軒不磔，亦不褻張，而被法服。所服法衣，并皆齊整，不高不下。不如象鼻，非如多羅樹間房穗，非如龍首，非如豆搏，而被法服。不應持鉢預就其食，不應持鉢在飲食上，不應置鉢在雜穢處，若坑澗處，若崖岸處。又應次第受用飲食。不應以飯覆羹臛上，不以羹臛覆其飯上，不應饕餮受諸飲食，不應嫌恨。

受諸飲食，不太麤食，不太細食，不應圓搏食，不應舐鉢，不振手食，不振足食，不應齧斷而食其食。從施主家還歸住處，於晝夜分在自別人所經行處往還經行，非於他處，非不委處，非不恣處，非不與處，而輒經行。非身劬勞，非身疲倦，非心掉舉所制伏時而習經行。爲修善品，爲善思惟，內攝諸根，心不外亂，而習經行。不太馳速，不太躁動，亦非一向專事往來而習經行。時時進步，時時停住，而習經行。如是於自所居住處，自院自房，自別人處，僧分與處，非於他處，非不委處，非不恣處，習經行已，復於大牀，或小繩牀，或草葉座，或尼師壇，或阿練若，樹下冢間，或空閒室，結跏趺坐，端身正願，安住背念，而習宴坐。於夜中分如法寢息，於晝日分及夜初分修諸善品，不應太急。如是寢時，應如前說，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於夜後分速急惛寤。或於語論，或於讀誦勤修加行。或爲修斷，閑居宴默，思惟法時，應當遠離順世典籍綺字綺句綺飾文詞，能引無義，不能令證神通等覺，究竟涅槃。復於如來所說正法，最極甚深，相似甚深，空性相應，隨順緣性及諸緣起，殷重無間善攝善受，令堅令住，令無失壞。爲成正行，不爲利養恭敬稱

譽。又於是法，言善通利，慧善觀察，於誼雜衆不樂習近，不樂多業，不樂多言。於時時間安住正念，與諸有智同梵行者語言談論共相慶慰，樂興請問，樂求諸善，無違諍心，言詞稱量，言詞合理，言詞正直，言詞寂靜，樂勤爲他宣說正法。又應宴默於惡不善所有，尋思不樂尋思，又於非理所有諸法不樂思惟。於自己所證，離增上慢，於少下劣差別證中不生喜足，於上所證中無退屈，善能遠離不正思處，時時修習止觀瑜伽，樂斷樂修無間修習殷重修習。又於熱分極炎暑時，勇猛策勵發勤精進隨作一種所應作事勞倦因緣，遂於非時發起惛睡，爲此義故暫應寢息，欲令惛睡疾除遣，勿經久時，損減善品障礙善品，於寢息時或關閉門，或令苾芻在傍看守，或毗奈耶隱密軌則，以衣蔽身，在深隱處，須臾寢息，令諸勞睡皆悉除遣。如是名爲正知而住先後次第。

復次，正知而住有四種業：謂初依彼行業住業起如是業。卽於彼業，安守正念，不放逸住。當知此業正念所攝，不放逸攝。若於是事是處是時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所應作者，卽於此事此處此時如理如量，如其品類正知而作。彼由如是正知作故，於現法

中無罪無犯無有惡作，無變無悔。於當來世亦無有罪，身壞已後不墮惡趣，不生一切那落迦中。爲得未得，積習資糧，是爲正知而住所有作業。正念不放逸故，作所應作故，現役無罪故，積習資糧故，共爲四。

諸修行者，以自他圓滿善法欲樂爲先，依止禁戒，密護根門，於食知量，常修恬寤，正知住已，更以親近善友，聽聞正法，思擇正法，遠離諸障，修行惠施，沙門莊嚴，諸種功德，皆成辦故，便能成辦世出世道二種資糧，速得定慧，成就解脫，具如大論聲聞地廣說。諸有志者，可自求之。此戒律儀根律儀等，戒及眷屬，總名增上戒學。由於心學慧學俱增上故，得增上名，戒不精嚴，無能求定，况能得慧，及得解脫。故修行者，應無放逸，精勤修行。

淨行第四

諸修行者，已能安住淨戒，修習圓滿增上戒者，當更進修增上心學。於中最初修

五淨行。

云何增上心學？何故心學先五淨行？何等名爲五種淨行？如何修習五種淨行耶？言心學者，心謂有情所有心識，一切煩惱及諸善法共所依止，以皆是心相應行故。此心由與煩惱俱故，便爾沈迷顛倒，馳散奔流，造諸惡業，受諸苦果。由與善法相應起故，便能如理修習世出世間一切正道，得彼道果。世間善業謂十善，四禪，四無色定等。出世間正道，謂卽無漏善業，出世定慧等。故求出世道者，不但嚴守淨戒遠離惡業，修正身行便已成辦，必更伏除心中所有煩惱，令得清淨鮮白，純一無動，不爲煩惱之所間雜，然後乃能成就世出世道。如是伏除煩惱，令心清白之學，是爲心學。戒學從行爲上禁制，故名戒學。心學從心上調治，故名心學。心行旣得調治，純一無動已，便於智慧而得增上，令彼生長，故名增上心學。此心所以能得純一無動者，必由定力而後得成。又卽此純一無動之境，名爲定境，是故心學，通名定學。然求定者，爲求心行純一伏除煩惱也。卽此伏除之功，調治之用，非唯依定，蓋必止觀並用，功行乃成，故但言定，因

行不具。心行純一清白無動者，不唯得定，亦發通慧。故但言定，果用不圓。故瑜伽諸論，通名增上心學。因既賅於止觀，果復通於通慧，而伏除煩惱，調練心行之意，尤重焉。此增上心學之義也。

吾人既知增上心學之用在伏除煩惱，調練心行。則不可不先從有情之最難調伏，急須調伏處，先行調治。難調伏者得調伏已，則餘易調伏者，自調伏矣。急須調伏者，既得調伏，則餘所不急者，徐就調伏矣。故調伏之功，有先後次第焉。何等心最難調伏，急須調伏？曰：此隨有情心行各有不同，故所調伏先後各異。謂諸有情，有貪行者，有嗔行者，有癡行者，有慢行者，有尋思行者，有等分行者，有薄塵行者，七種不同，故調伏之功，亦各類有異。謂貪行者當先治其貪，嗔行者當先治其嗔，癡行者當先治其癡，慢行者當先治其慢，尋思行者當先治其尋思，由是因緣說五淨行。等分行，薄塵行者，以諸煩惱無偏勝故，勢微薄故，隨以何法而施對治皆無不可，故不更立六七淨行。

何謂七種行？何謂五淨行？

七種行中言貪行等者，謂彼有情雖具諸煩惱行，而貪行增上，勢力獨盛；由是因緣，彼諸有情，常由貪行起諸業用，一切作業，無非貪者。卽此貪行，又能於餘煩惱爲導，爲將，謂由貪故，起癡慢等。或由此貪，伏餘煩惱，謂彼有情貪行增故，嗔行反減。由是說彼，爲貪行有情。嗔行增上，勢力獨盛，名嗔行有情。癡行增上，勢力獨盛，名癡行有情。慢行，尋思行，亦爾。於五種煩惱行無獨盛故，非猛利故，而於彼法未能厭壞，修習對治，故隨所緣平等生起，故名等分行有情。已得修治一切煩惱，勢力微薄，故名薄塵行有情。由是已知貪行有情等得名所由。云何應知貪行有情等所有諸相？

一貪行有情所有行相者：謂彼有情，於諸微劣可愛事中，尙能生起最極厚重上品貪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又此貪纏住在身中，終久相續，長時隨縛。由貪纏故，爲可愛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彼可愛法。諸根悅懌，諸根不彊，亦不羸澀。爲性不好以惡身語損惱於他。難使遠離，難使厭患。下劣勝解，事業堅牢，禁戒久固。能忍能受。於資生具，爲性耽染，深生愛重。多喜多悅。遠離頻蹙，舒顏平視，含笑先言。是名貪行者相。

二瞋行者相：彼於微劣所憎事中，尙能發起，最極厚重，上品瞋纏。況於中品上品境界？又此瞋纏住身，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此瞋纏，爲可憎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彼可憎法。諸根枯槁，諸根剛彊，疏澀麤燥，爲性好以惡身語業，損惱於他，易令遠離，易令厭患。凶暴強口，形相稜層。無多勝解，事業不堅，事業不固，禁戒不堅，禁戒不固，不忍不受。多憂多惱，性好違背。所取不順，性多愁感。性好麤言，多懷嫌恨，意樂慘烈，悖惡尤蛆，好相拒對。得少言語，多恚多憤，憔悴而住。喜生忿怒，眉面頻蹙，恆不舒顏，邪睛下視，於他利樂多憎多嫉。如是等類，是瞋行者相。

三癡行者相：彼於微劣所愚事中，尙能生起最極厚重上品癡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又彼癡纏住身，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此癡纏，爲可癡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彼可癡法。諸根闇鈍，愚昧羸劣。身業慢緩，語業慢緩。惡思所思，惡說所說，惡作所作。懶惰懈怠，起不圓滿。詞辯薄弱，性不聰敏，念多忘失，不正知住，所取左僻。難使遠離，難使厭患。下劣勝解，頑駭瘖瘡，以手代言。無有能力領解善說惡說法義。緣所牽纏，他所引奪，

他所策使。如是等類，是癡行者相。

四慢行者相：謂彼有情於彼微劣所慢事中，尙能生起最極厚重上品慢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又彼慢纏住身，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慢纏故，爲可慢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彼可慢法。諸根掉動，高舉散亂，勤樂嚴身，語尙高大，不樂謙下。於父母眷屬師長不能時時如法承事。多懷憍傲，不能以身禮敬訊問，合掌迎逆，修和敬業。自高自舉，陵懣他人。樂着利養恭敬，世間稱譽聲頌。所爲輕舉，喜作嘲調。難使遠離，難使厭患。廣大勝解，微劣慈悲。計我有情命者養者補特伽羅生者等見多分上品。多怨多恨。如是等類，是慢行者相。

五尋思行者相：謂彼有情，於諸微劣所尋思事，尙能發起最極厚重上品尋思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彼尋思纏住身，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此纏故，爲尋思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可尋思法。諸根不住，飄舉掉動，及以散亂，身業誤失。難使遠離，難使厭患。喜爲戲論，樂着戲論。多惑多疑，多懷樂欲。禁戒不堅，禁戒不定。事業不堅，事業不定。多

懷恐慮。念多忘失。不樂遠離。多樂散動。於諸世間種種妙事。貪欲隨流。翹勤無隋。起發圓滿。如是等類。是尋思行者相。

六等分行者相：謂彼有情如貪嗔癡等行者相所有諸行。一切具有。然彼行相。非上非勝。如貪等行隨所遇緣有其差別。施設此行與彼相似。

七薄塵行者相：謂彼有情無有重障。最初清淨。資糧已具。多清淨信。成就聰慧。具諸福德。具諸功德。（無重障者。謂無三障。業障。煩惱障。異熟障。五無間業。及諸故思。尤重諸業。彼異熟果若成熟時。能障正道。令不生起。是名業障。猛利煩惱。長時煩惱。於現法中。雖以種種淨行所緣不能令淨。名煩惱障。若所生處無有聖道。於彼處異熟果生。或所生處雖有聖道。於彼中生。而聾駘愚鈍。盲瞽瘡癩。無有能力了解善說惡說法義。是名異熟障。）於前所說貪等行相。已得清淨。

言五淨行者：謂不淨行。慈愍行。緣起行。界差別行。阿那波那念行。諸佛菩薩。爲令貪等行者厭患對治貪等行故。說於五種淨行所緣。以是爲境。令諸行者安置心行於

五境中，於彼觀察，審諦思惟，由是修習長時相續，便於可貪諸境生於遠離，由是貪等諸行漸得清淨。由此五種所緣，能淨貪等心行故，名五淨行。

云何修習五淨行者，謂諸貪行者修不淨行，令貪清淨。諸瞋行者，修慈愍行，令瞋清淨。諸癡行者，修緣起行，令癡清淨。諸慢行者，修界差別行，令慢清淨。諸尋思行者，修阿那波那念行，令尋思行而得清淨。諸貪行者，必修不淨行，乃能令貪得清淨，非修慈愍。諸瞋行者，必修慈愍行，乃能令瞋得淨，非修不淨。如是癡行者，必修緣起，慢行者，必修界差別，尋思行者，必修阿那波那念，乃能令癡慢尋思得淨，非修餘法。諸等分行者，薄塵行者，隨修何行皆無不可以，彼但爲心得安住故，非爲淨行故。

云何貪行者修不淨行耶？蓋人之情，着境美妙，故生於貪。貪欲重故，於一切境，咸感美妙，故修不淨，知無可貪，生厭逆想。如是久久，貪心便息。此不淨觀，略有二種：一者依內，二者依外。依內不淨者，謂觀內身，髮毛爪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心膽肝肺，大腸小腸，生藏熱藏，肚胃脾腎，膿血熱痰，肪膏肌髓，腦膜淚唾，淚汗屎尿，如是等類，諸不淨

物之所聚集，是爲觀內朽穢不淨，觀外朽穢不淨者，謂觀自他身，一旦死已，速疾朽壞，或變青瘀，或復膿爛，或復滅壞，或復胖脹，食噉，變赤，或復散壞，或骨，或鎖，或復骨鎖，或屎所作，或尿所作，或唾所作，或洩所作，或血所塗，或膿所塗，或便穢處，如是等類名爲觀外朽穢不淨。如是不淨，能淨貪行。貪且二種：一者內身欲欲貪，二者外身婬欲婬貪。依內朽穢不淨所緣故，令於內身欲欲貪心得清淨。依外朽穢不淨所緣故，令於外身婬欲婬貪心得清淨。婬相應貪，復有四種：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妙觸貪，四承事貪。由依外四不淨所緣，於此種婬相應貪心得清淨。謂於青瘀膿爛變壞胖脹食噉作意思惟，於顯色貪令心清淨。若於變赤作意思惟，於形色貪令心清淨。於骨於鎖或於骨鎖作意思惟，於妙觸貪令心清淨。若於散壞作意思惟，於承事貪心得清淨。如是四種，名於婬貪，令心清淨。是謂貪欲者淨行所緣境界。

云何瞋行者，修慈愍行耶？謂瞋行者，由多瞋故，常於有情作不饒益，自惱惱他，造多惡業，令心不淨。故修慈愍行，以淨瞋恚。當觀世間，一切有情，無始時來，無有不互爲

眷屬者。或爲父母，或爲師長，或爲夫婦，朋友，兒女，僕使，侶伴，皆於我身曾作恩惠，現作當作。惟以愚癡障蔽，故不知識。覆於彼身，興起憎恚，作不饒益。此不如理，此爲非法。是故我今當以慈心，悲心，喜心，捨心，樂一切，無恚，無害，無嫉，無著，廣大無量徧滿，具足而住。彼由如是於一切有情起眷屬想，起恩惠想，起利樂想，便能息除於諸有情怨憎，恚害，損惱諸想。由是因緣，瞋行清淨。

云何癡行者，修緣起行耶？謂癡行者，由愚癡故，不達事理，計我我所，凡事執著，迷謬昏亂。尙於世事，不正了知，生多染業，令心不淨。况能正定，入聖道耶？故修緣起行，以治彼癡。令知諸法，從緣所生，無我無主。但有因果，但有功能，別無作者受者。如是觀察作意思惟，迷著漸輕，於諸癡行心得清淨。

云何慢行者，修界差別行耶？謂慢行者，由執我故，生起於慢，設知無我，則慢便息。是故令觀諸界差別。云何諸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諸有情類六界差別。毛髮爪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肝膽心肺，脾腎肚胃，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及糞穢等，是則

爲地。淚汗涕唾，肪膏脂髓，熱痰，膿血，腦膜尿管等，是則爲水。身中溫暖，能令身熱，等熱偏熱，由是因緣所食所飲所噉所嘗易正消變，彼增盛故墮蒸熱數，如是等類是則爲火。出息入息，隨支節力，上行下行，脅臥脊臥腰間臍間，小刀大刀，針刺，畢鉢羅等風，是則爲風。眼耳鼻口咽喉等處，所有孔穴，由此吞咽，既吞咽已，由此孔穴便下漏泄，乃至偏身血道汗孔等，是則爲空。眼識耳識鼻識身識意識等，是則爲識。如是身者，六界成故，非一非常，亦非是我。自六界外，更無餘物，可說爲我，我既無有，慢自不生。由是分析，由是觀察，作意思惟，便於身中離一合想，得不淨想。無復高舉，憍慢微薄。於諸慢行，心得清淨。

云何尋思行者修阿那波那念耶？阿那波那，此云入息出息。念是入息出息，名阿那波那念。云何尋思行者修此念耶？謂尋思行者多疑多慮，多憂多悔，分別計較，得失利害之心深。由是因緣，悵惘張皇，沈迷顛倒，無有休息。修阿那波那念者，爲欲令彼虛妄分別疑慮憂悔一切除息，故令彼於全無利害得失疑悔愁憂可生心處而用其心。

久久自然尋思止息，心得清淨。此念修習，略有五種：一者算數修習，二者悟入諸蘊修習，三者悟入緣起修習，四者悟入聖諦修習，五者十六勝行修習，具如大論廣辯其相。諸修行者，最初由此止息尋思，最終於此得阿羅漢。功用奇妙，不易思議。唯在行者，好自爲之。

如是五種淨行，能先治心，摧伏貪等，諸纏漸息。諸纏息故，無重煩惱，然後乃能漸入正定。故修心學，必先修習此五淨行。

止觀第五

梵語奢摩他，此義爲止。梵語毗鉢舍那，此義爲觀。攝持其心，專住一境，是爲止。於境觀察，審諦思惟，是爲觀。止觀者，定慧之因，故求定慧，當修止觀。

止有九品，謂卽九種心住中心一境性。觀有四種，謂卽四種慧行中心一境性。

何謂心一境性？大論云：謂數數隨念同分所緣，流住無罪適悅相應，令心相續，名

三摩地，亦名爲善心一境性。數數隨念同分所緣者，謂於正法聽聞受持，從師獲得教誡教授，增上力故，令其定地諸相現前。數數緣此，故名數數隨念。所緣諸相，是同類故名同分所緣。流注無罪適悅相應，令心相續者，由念於境無散亂行，無缺無間，殷重加行，適悅而轉，故名流注適悅相應。又念於境無有染汙極安隱住，熟道適悅相應而轉，故名無罪適悅相應。如是令心相續者，名爲三摩地。三摩地者，此名等持。平等持心，令得無罪適悅無散亂故，亦名爲善心一境者，心於所緣前後相續，專住一境，故名一心境性。或心於境冥合無間，現證相應故。復云善者，以離沈掉散亂等染汙法故。卽此亦顯異貪嗔等法於境染著不捨義。

云何名爲九種心住？謂修奢摩他，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乃至等持。內住者，謂從外一切所緣境界攝錄其心，繫在於內，令不散亂，故名內住。所云內者，如觀身不淨者，卽以不淨法相爲所止處，是爲內。自餘一切境界，卽皆名外。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者，卽以苦無常無我法相爲所止處，是名爲內。

餘諸法相，皆名爲外。正法正理，能令心住者，皆名爲內。非法非理，令心馳散者，通名爲外。非以形骸地域分內外也。止於內故名內住。等住者，謂卽最初所繫縛心，其性蠢動，未能令其等住徧住，故次於此所緣境界，以相續方便澄淨方便，挫令細微，徧攝令住，故名等住。安住者，謂心如是內住等住已，然由失念故，於外散亂，復還攝錄，安置內境，故名安住。近住者，先應如是如是親近念住，由此念故數數作意內住其心，令不遠住於外，故名近住。調順者，謂種種相令心散亂，所謂色聲香味觸相，及貪嗔癡男女等相，故彼先應取彼諸相爲過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於彼諸相折挫其心，令不流散，故名調順。寂靜者，謂有種種欲恚害等諸惡尋思，貪欲蓋等諸隨煩惱，令心擾動。彼先應取諸法爲過患想，由是想增上力故，於諸尋思及諸煩惱止息其心，令不流散，故名寂靜。最極寂靜者，謂失念故，卽彼二種——諸惡尋思及隨煩惱，暫現行時，隨所生起能不忍受，尋卽斷滅除遣變吐，是故名爲最極寂靜。專注一趣者，謂彼後有加行有功用無缺無間三摩地相續而住，是故名爲專注一趣。等持者，謂數修習，數多修習爲因緣。

故得無加行無功用任運轉道由此因緣，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運相續，無散亂轉，故名等持。

如是九種心住，由六種力方能成辦。一聽聞力，二思惟力，三憶念力，四正知力，五精進力，六串習力。謂由聽聞思惟二力，數聞數思增上力故，最初令心於內境住。及即於此相續方便澄淨方便等徧安住。如是於內繫縛心已，由憶念力，數數作意攝錄其心，令不散亂，安住近住。從此以後，由正知力，調息其心，於其諸相諸惡尋思諸隨煩惱，不令流散，調順寂靜。由精進力，設彼二種暫現行時，能不忍受，尋即斷滅，除遣變吐，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由串習力，等持成滿。

如是九種心住中有四種作意，謂於內住等住中有力勵運轉作意，於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中，有有間缺運轉作意。於專注一趣中有無間缺運轉作意。於等持中有無功用運轉作意。當知如是四種作意，於九種心住中是奢摩他品。於毗鉢舍那勤修習時，復由如是四種作意精勤修習，是即毗鉢舍那品。

上來已說九種心住，云何四種毗鉢舍那？謂由依止內心奢摩他故，於諸法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徧尋思，周徧伺察，是名四種毗鉢舍那。正思擇者，謂於諸淨行所緣境界——不淨、慈愍等五淨行；或於善巧所緣境界——蘊處界緣起等善巧；或於淨惑所緣境界——四聖諦；能正思擇盡所有性。最極思擇者，謂即於彼所緣境界最極思擇如所有性。——盡所有性者，謂諸法所有一切事相，如觀不淨，徧觀內身，所有髮毛乃至糞尿，徧觀外身青瘀乃至白骨，一切不淨，盡其所有一無遺失而思擇之；是爲思擇盡所有性。如所有性者，謂諸法所有真理。如觀不淨者，觀彼髮毛真是不淨，乃至糞尿真是不淨，青瘀真是不淨，乃至白骨真是不淨。徧觀人身若內若外，無有一分是淨性者。如是觀身不淨，真是淨，是謂思擇如所有性。觀緣起者，始從無明乃至老死具足觀察十二有支，是爲思擇盡所有性。思擇緣起無主宰，無作者，無受者；有因，有果，有功能等；是爲思擇如所有性。周徧尋思者，謂即於彼所緣境界，由慧俱行有分別作意取彼相狀周徧尋思。周徧伺察者，謂即於彼所緣境界審諦推求，周徧伺察。——

尋思伺察二不同者，尋思於境粗轉爲性，伺察於境細轉爲性。卽上二種思擇，由於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粗淺思擇，故名周徧尋思，委細思擇，故名周徧伺察。非離上二別立後二，以後二種仍以上二種境爲所緣緣故。

如是毗鉢舍那由三門六事差別所緣，當知復有多種差別。云何三門？一者唯隨相行毗鉢舍那，謂由如理作意暫時汎緣所聞所受教授教誡諸法相故。二者隨尋思行毗鉢舍那，既緣彼相已復於彼相思量推察彼法義故。三者隨伺察行毗鉢舍那，推察義已如所安立復審觀察委細推求故。是名三門毗鉢舍那。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者，謂尋思時尋思六事：一義，二事，三相，四品，五時，六理。既尋思已，復審伺察。尋思義者，謂正尋思如是如是語，有如是如是義。尋思事者，謂正尋思內外二事。尋思相者，謂正尋思諸法自相，共相。尋思品者，謂正尋思諸黑品所有過患過失，尋思白品功德勝利。尋思時者，謂正尋思諸事過現未來三時。尋思理者，謂正尋思四種道理，一觀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證成道理，四法爾道理。由觀待道理尋思世俗以爲世俗，尋思勝義

以爲勝義，尋思因緣以爲因緣，由作用道理尋思諸法所有作用，謂如是如是法，有如是如是作用。地有持載作用，水有滋潤作用，火有成熟用，風有動轉用，根有發識用，識有了別用，如是等。由證成道理尋思三量：一至教量，二比量，三現量。謂正尋思如是如是義有至教量不爲現證可得，不爲應比度不。由於三量，證成諸法義故。由法爾道理，於如實諸法成立法性，難思法性，安住法性，應生信解，不應思議，不應分別。謂如說言，地何故以堅爲相，水何故以濕爲相，識何故以了別爲相，受何故以領納爲相，有爲法何故從緣而生，何故無常無我，如是等，皆法爾道理不應思議故。如是名爲尋思於理。如是六事及前三門，略攝一切毗鉢舍那。

何因緣故建立如是六事差別毗鉢舍那？依三覺故：一語義覺，二事邊際覺，三如實覺。尋思義故，起語義覺。尋思其事及自相故，起事邊際覺。尋思共相品時理故，起如實覺。修瑜伽師唯有爾所所知境界，所謂語義，及所知事盡所有性，如所有性。

已知毗鉢舍那六事觀察，應徵實事詳著其義。

且如勤修不淨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者初依不淨增上正法聽聞受持增上力故由等引地如理作意了解其義知此不淨實爲不淨深可厭逆其性穢穢惡臭生臭由如是等種種行相於先所聞依諸不淨所說正法了解其義是爲於諸不淨尋思其義。解了義已觀不淨物建立二分謂內及外是爲尋思彼事。卽於內身中所有朽穢不淨發起勝解了知身中有髮毛等廣說乃至腦膜小便復於如是身中所有多不淨物攝爲二界發起勝解所謂地界水界始於毛髮乃至大便起地勝解始於淚汗乃至小便起水勝解如是名爲依內不淨尋思自相復於其外諸不淨物由青瘀等種種行相發起勝解謂先發起青瘀勝解或親自見或從他聞或由分別所有死屍如是死屍或男或女或非男女或親或怨或是中庸或劣中勝少年中年或是老年取彼相已若此死屍死經一日血流已盡未至膿爛於是發起青瘀勝解至經二日已至膿爛未生蛆蟲於是發起膿爛勝解死經七日已生蟲蛆身體已壞於是發起爛壞勝解脬脹勝解若此死屍爲諸狐狼鴟梟鷲鷓鴣鶻狗之所食噉於是發起

食噉勝解。既被食已，皮肉血盡，唯筋纏身，於是發起異赤勝解。支節分離，散在處處，或有其肉，或無其肉，或餘少肉，於是發起分散勝解。若此死屍骨節分散，手足骨，膝髀髓髓，臂脊頷輪，齒髮鬚髓，各各異處，見是事已起骨勝解。若復思維如是骸骨共相連接而不分散，唯取麤相不委細取支節屈曲，如是爾時起鎖勝解。若委細取支節屈曲，爾時發起骨鎖勝解。又有二鎖，一形骸鎖，二支節鎖。形骸鎖者，謂從血鎖脊骨乃至髓體所住。支節鎖者，謂臂髓等骨連鎖及髀髓等骨連鎖。此中形骸鎖說名爲鎖，若支節鎖說名骨鎖。又卽此外造色色相三種變壞，一自然變壞，二他所變壞，三俱品變壞。始從青瘀乃至臃脹，是自然變壞。始從食噉，乃至分散，是他所變壞。若骨若鎖以及骨鎖，是俱品變壞。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外不清淨相，是名尋思外諸所有不淨自相。尋思不淨共相者，謂若內身外淨色相未有變壞，若在外身不淨色相已有變壞，觀彼外身所有不淨，例知自身我淨色相亦有如是同彼法性一切不淨。觀他既爾，知我亦然，一切妙色終歸朽壞。是名尋思不淨共相。

尋思不淨品者，謂作是思：若我於彼諸淨色相不淨法性不如實知，於內於外諸淨色相發起貪欲，便爲顛倒黑品所攝，是有諍法，有苦有害，有諸災患，有徧燒惱，由是因緣發起當來生老病死愁嘆憂苦種種擾惱。若我於彼諸淨色相不淨法性如實隨觀，便無顛倒，白品所攝，是無諍法，無苦無害，廣說乃至由此因緣能滅當來生老病死乃至擾惱。若諸黑品我今於彼不應忍受，應斷應遣。若諸白品我今於彼未生應生，已令住增長廣大。如是名爲尋思彼品。

尋思不淨時者，謂作是思：一切有情身諸淨色，無有不歸朽壞不淨者。如此死屍現不淨色，於其過去未死壞時，人共愛護，謂爲淨色。故我今者，此淨色身，當知將來亦當朽壞，同彼不淨。復應思惟，設諸色身真妙淨者，云何終當歸不淨耶？由是應知過去未來及現在身，若淨不淨，同是不淨。所以者何？以諸淨色終歸不淨故，如彼過去現在所有不淨色身，是爲尋思彼時。

尋思不淨理者，謂作是思：若內若外，都無有我，有情可得，或說爲淨，或說不淨。唯

有色相，唯有身形，於中假想施設言論，謂之爲淨，謂之不淨。既死歿已，漸次變壞，分位可知：謂青瘀等乃至骨鎖。今我此身先業煩惱之所引發，父母不淨和合所生，糜飯等食之所增長，此因此緣此由藉故，雖暫時有諸淨色相似可了知，而內身中若內若外，於常常時種種不淨皆悉充滿。如是名爲依世俗勝義及以因緣觀待道理尋思彼理。復作是思：於此不淨，若能如是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欲貪。如是欲貪，定應當斷。如是名爲依作用道理尋思彼理。復作是思：如世尊說，若於不淨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欲貪，是至教量。我亦於內自能現觀，於諸不淨如如作意思惟修習，如是如是令欲貪纏未生，不生，已生除遣，是現證量。比度量法亦有可得，謂作是思，云何今者作意思惟能對治法可於能治所緣境界煩惱當生，如是名依證成道理尋思彼理。復作是思，如是之法，成立法性，難思法性，安住法性，謂修不淨能與欲貪作斷對治，不應思議，不應分別，唯應信解。如是名爲依法爾道理尋思彼理。是名勤修不淨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

勤修慈愍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者，謂依慈愍增上教法聽聞受持增上力故由欲利益安樂意樂，——現世名安樂，二世名利益，善業爲利益，福報爲安樂，法施令得利益，財施令得安樂，俱如菩薩地自他利品廣說。意樂者，意所樂爲，卽志欲也。於諸有情作意與樂，發起勝解，是慈愍相。若能如是解了其義，名於慈愍尋思其義。

解了義已，復能思擇此爲親品，此爲怨品，此中庸品。有饒益相名爲親品，不饒益相名爲怨品，俱相違相名中庸品。是一切品，皆他相續之所攝故，於中發起外事勝解。又若親品名爲內事，怨中庸品名爲外事。是爲於慈愍尋思其事。

復能思擇，如是三品，若無苦樂，欲求樂者，願彼得樂，欲求樂者，略有三種：一求欲界諸樂，二求色界初禪，二禪有喜勇悅諸樂，三求三禪離喜諸樂。於彼怨親中庸有情，隨彼所樂我皆願彼得所求樂，是名尋思慈愍自相。復審思擇親品怨品及中庸品，我於其中皆當發起相似性心，平等性心。所以者何？諸法聚集，假說爲人，我本非有何

論怨親？又諸有情無始生死，無不互爲父母兄弟姊妹師長者，故諸怨品無非親品，又怨親品無有定性，生死輪轉怨品有時轉成親品，親品餘時成怨品故。故於有情發平等心，皆與其樂。如是勝解，是名尋思慈愍共相。

復審思擇：我若於彼不饒益者，發生瞋恚，便爲顛倒黑品所攝；是有諍法，能生衆苦。我若於彼不起瞋恚，便無顛倒，白品所攝，是無諍法，能息諸苦。是爲尋思慈愍黑品白品。

復審思擇：過去有情皆已過去，故我無能施與其樂。現在當來我固當盡我力所能，常與其樂。是名尋思諸慈愍時。

復審思擇諸法無我，唯有諸蘊，唯有諸行，無求樂者，無與樂者。又彼諸行業煩惱等以爲因緣，是依觀待道理尋思慈愍。若於慈愍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瞋恚。是依作用道理尋思慈愍。如是之義，有至教量，我內智見現轉可得，比度量法亦有可得。名依證成道理尋思慈愍。又卽此法成立法性，難思法性，安住法性，謂修慈愍能斷瞋恚，不應思議，不應分別，應生信解。如是名依法爾道理尋思慈愍。是名勤修慈愍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

勤修緣起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者，謂依緣生緣起增上正法聽聞受持增上力故，能正了知如是如是諸法生故彼彼法生，如是如是諸法滅故彼彼法滅，此中都無自在作者，生者化者，能造諸法亦無自性，士夫能轉變者轉變諸法。了知此故，名思諸緣起義。 審思十二有支，若內若外，而起勝解。是名尋思諸緣起事。

一倫記：十二有支根所攝者名內，塵所攝者名外。意謂緣起根身，是名內。緣起器界是名外。諸所緣起，不外此二。 復思：云無明者，謂前際無知，後際無知等，是爲無明。行

謂福非福不動三業，如是乃至老死，謂根身衰變，識離於身，壽命終盡。是名尋思緣起自相。 復思如是緣生諸行，無不皆是本無今有，有已還滅，是故前後皆是無常。皆

有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不自在故，中間士夫不可得故，性空無我。是名尋思緣起共相。 復審思擇我若於彼無常苦空，無我諸行如實道理發生迷惑，便爲顛倒黑

品所攝，有諍有苦。若不迷惑，便無顛倒白品所攝，無諍離苦。是名尋思諸緣起品。

復審思擇於過去世所得自體無正常性，如是已住；現在未來，所得自體，無正常性，今

住當住。是名尋思諸緣起時。復當思擇，唯有諸業及異熟果，其中主宰都不可得，所謂作者，及與受者。但於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中，發起假想施設言論，說爲作者，及與受者。有如是名，如是種姓，如是飲食領受苦樂，長壽久住，以至於死。又於此中有二種果及二種因——謂自體果，受用境界果；牽引因，生起因。於今現世諸異熟生六處等法——是卽根身，名自體果。愛非愛業增上所起六觸所生諸受，名受用境界果。牽引因者，謂於二果發起愚癡，愚癡爲先生福非福及不動行，行能攝受後有之識，令生有芽；謂能攝受識種子故，令其展轉攝受後有名色種子，六處種子，觸受種子，爲令當來生支想所攝識名色六處觸受次第生故，今先攝受彼法種子，如是一切名牽引因。生起因者，謂若領受諸無明觸所生受時，由境界愛生復有愛，乃能攝受愛品癡品所有諸取，由此勢力由此功能潤業種子，令其能與諸異熟果，如是一切名生起因。由此二種因增上力故，便爲三苦之所隨逐，招集一切純大苦蘊。如是名依觀待道理尋思緣起所有道理。復審思擇於緣起觀中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愚癡，又審思

擇如是道理有至教量，有內現證，有比度法，亦有成立法性等義，如是名依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尋思緣起所有道理。是名勤修緣起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

修界差別觀尋思六事者：謂依界差別增上正法聽聞受持增上力故，能正了解一切界義。謂種性義，及種子義，因義，性義，是為界義。是名尋思界義。又正尋思地等六界內外差別，發起勝解。如是名為尋思界事。——內界者，謂根身所攝諸界。外界者，謂器界所攝諸界。又正尋思地為堅相，水為濕相，火為煖相，風輕動相，識了別相，空界為虛空相，徧滿色相無障礙相，是名尋思諸界自相。又正尋思此一切界以要言之皆是無常，乃至無我，是名尋思諸界共相。又正尋思於一合相界差別性不了知者，由界差別所合成身發起高慢，便為顛倒黑品所攝，能善了知界差別性者，除一合想，離於我慢，便無顛倒白品所攝。是名尋思界品。又正尋思去來今世，六界為緣得入母胎，是名尋思界時。又正尋思如草木等衆緣和合圍繞虛空故

名爲舍，如是六界爲所依故，筋骨血肉衆緣和合圍繞虛空假想施設，說名爲身，復由宿世諸業煩惱及自種子以爲因緣，如是名依觀待道理尋思諸界差別道理。又正尋思若於如是界差別觀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憍慢。又正尋思如是道理有至教量，有內證智，有比度法，有成立法性，有難思法性，安住法性，如是名依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尋思諸界差別道理，是名勤修界差別觀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

勤修阿那波那念尋思六事者：謂依入出息念增上正法聽聞受持增上力故，能正了知於入出息所緣境界繫心了達無忘明記，是阿那波那念義。是名尋思其義。

又正尋思入息出息在內可得，繫屬身故，外處攝故，內外差別。是名尋思其事。

又正尋思入息有二，出息有二。若風入內名爲入息，若風出外名爲出息。復正了知，是爲長入息出息，如是爲短入息出息，如是息徧一切身分，是名尋思諸息自相。

又正尋思入息滅已有出息生，出息滅已有入息生，入出息轉繫屬命根及有識身，此

入出息及所依止皆是無常，是名尋思諸息共相。又正尋思若於出入息不住正

念爲惡尋思擾亂其心，便爲顛倒黑品所攝。與上相違，便無顛倒，白品所攝。是名尋思其品。又正尋思去來今世入出息轉，繫屬身心，身心繫屬入息出息，如是名爲尋

思其時。又正尋思此中都無持入息者，持出息者，唯於因緣所生諸行假想施設

說有能持入出息者，如是名依觀待道理尋思其理。又正尋思若於如是入出息念，善

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尋思。又正尋思如是道理有至教量，有內證智，有比度法，有成

立法性難思法性安住法性不應思議不應分別，唯應信解。如是名爲依作用道理證

成道理法爾道理尋思其理。是名勤修阿那波那念者尋思六事差別所緣毗鉢舍那。

如是依止淨行所緣尋思六事差別觀已，數數於內令心寂靜，（止）數數復於

如所尋思以勝解觀行諦審伺察。（觀）彼由奢摩他爲依止故，令毗鉢舍那速得清

淨。復由毗鉢舍那爲依止故，令奢摩他增長廣大。

復次，修止觀者有九種白品所攝加行，與此相違當知卽是九種黑品所攝加行。

白品所攝九種加行者：

一相應加行。謂貪行者應於不淨安住其心，瞋行者應於慈愍安住其心，癡行慢行尋思行者各別應於緣起，界差別阿那波那念，安住其心。若等分行，或薄塵行者，隨其所樂任於何境安住其心勤修加行。

二串習加行。謂於止觀已曾數習，異初修業者雖能相應加行而有諸蓋數數現行，不能令心速得定故。

三不緩加行。謂無間殷重勤修加行。若從定出，於乞食，事師，看病等事，速急究竟，還復宴坐勤修觀行。雖與衆會，不多言語，不起諍論，一心將護彼遠離心，勤修觀行。又常修習無常死想，住不放棄，半日須臾乃至一息都不懈怠修習瑜伽。是名不緩加行。

四無倒加行。如師如法之所開示，卽如是學。於法於義，不顛倒取，無有我慢，無自見取，無邪僻執，於尊教誨終不輕毀，故名無倒加行。

五應時加行。有四種時，謂止時，觀時，舉時，捨時。若心掉舉，或恐掉舉時，應依九種

住心令心寂止，是應修止時。又修觀故爲諸尋思之所擾惱，及諸事業所擾惱時，是修止時。若心沈沒，或恐沈沒時，應依三門六事令慧觀察，是應修觀時。又修止故，先應於彼所知事境如實了覺，故於爾時是修觀時。所云舉者，謂隨取一種淨妙所緣境界，顯示勸導慶慰其心，令心策勵發勤精進，是爲舉。舉時者，心沈下時或恐沈下時，是修舉時。所云捨者，謂於所緣心無染汙而平等性，於止觀品調柔正直任運轉性，及調柔心有堪能性，又於所緣境不發太過精進。捨時者，謂於止觀品已無掉舉，是修捨時。隨於諸時修止觀舉捨，是爲應時加行。

六解了加行。謂於如是所說諸相善取善了。善取了已，欲入定時即便能入，欲住欲起能住能起，或時棄捨定相，思不定地，本性境界，是名解了加行。

七無厭足加行。謂於善法無有厭足，修斷無廢，於展轉勝處多住希求，不唯獲得少小靜定便於中路而生退屈，於餘所作常有進求，是名無厭足加行。

八不捨輒加行。謂於戒根律儀精勤守護，於食知量，勤修覺悟，少事少業少諸散

亂，於久所作所說事中，常憶不忘。是名不捨軌加行。由是等法隨順靜定，令心不散，令其心內不調柔馳流外境故。

九正加行。謂於所緣數起勝解，數正遣除，名正加行。正除遣有五：一內攝其心，觀爲上首九相住心故。二不念作意，背一切相無亂安住故。三於餘作意，緣餘定境，思惟餘地故。四對治作意，思惟不淨對治於淨，乃至思惟阿那波那，念對治尋思，思惟虛空界對治諸色故。五無相界作意，於一切相不作意思，惟於無相界作意思，惟故。正除遣相雖有五種，今此義中惟取初二。謂初修業者始修業時，最初全不於所緣境繫縛其心，或於不淨，或復餘處，唯作是念：我心云何得無散亂，無相無分別，寂靜極寂靜，無轉無動，無所希望，離諸作用，於內適悅。如是精勤，於所生起一切外相無所思惟，不念作意。卽由如是不念作意，除遣所緣，彼於其中修習瑜珈，攝受悅適。得受適悅已，次復行於有相有分別不淨等境，云何而行？謂由隨相行，隨尋思行，隨伺察行，毗鉢舍那行，彼境界。而非一向精勤修習毗鉢舍那，還捨觀相，復於所緣思惟止行。於所緣境不捨不

取，止行轉故不名爲捨，不作相故無分別故不名爲取。卽由如是內攝其心除遣所緣。又於其中不取觀相故，於緣無取。取止行故，而復緣於所知事相。若於所緣唯數勝解（觀）不數遣除，（止）卽不令彼所有勝解後明淨究竟而轉，不能往趣乃至現觀所知境事。由數勝解數除遣故，後後勝解展轉明淨，究竟而轉，亦能往趣乃至現觀所知境事。如習畫者，初習畫業，先從師所受學圖樣，如圖臨寫，作已除毀，除已更作，如除毀後更作，如是如是後後形相轉明轉淨究竟美妙。如是正學經歷多時，世共推許爲大畫師。若不數除所作形相，卽於其上數數重畫，便於形相永無明淨成就之期。此中道理，當知亦爾。又若於此境起勝解已，定於此境復正遣除。非於此境正遣除已，定於此境復起勝解。謂於狹小境起勝解已，卽於狹小而正遣除。廣大無量，當知亦爾。於狹小境正遣除已，或於狹小復起勝解，或於廣大，或於無量復起勝解，於廣大境無量境當知亦爾。若諸色法所有相貌影像顯現，當知是粗變化相似。諸無色法，假名爲先如所領受增上力故，影像顯現，如是一切名正加行。

如是九種白品加行，於奢摩他毗鉢舍那當知隨順，能令其心速疾得定，令三摩地轉更升進，又由此故於所應往地及隨所應得速疾能往，能得無有稽遲，與是相違，是卽九種黑品加行，不順止觀，不能令心速疾得定，不能升進於應往地及所應得極大稽遲，不能速疾往趣獲得。

復次正修加行諸瑜伽師，有四種障。彼障自性，因緣，過患，及修對治，應徧了知及正修習。

四種障者，一怯弱障，二蓋覆障，三尋思障，四自舉障。怯弱障者，謂修出離及遠離時所有染汙思慕不樂希望憂惱。蓋覆障者，謂貪欲等五蓋。尋思障者，謂欲恚害親屬國土不死昔所曾更歡娛戲笑承奉等事。諸染汙尋思，自舉障者，謂於少分下劣智見安隱住中而自高舉。是爲諸障自性。

諸障因緣者，怯弱障有六因緣：一由先業，疾病擾惱其身羸劣。二太過加行。三不修加行。四初修加行。五煩惱熾盛。六於遠離猶未串習。蓋覆尋思自舉障因緣者，謂於

隨順蓋覆尋思及自舉障處所法中，非理作意，多分串習。若不作意思惟不淨，而於淨相作意思惟，不思慈愍，而思瞋相；不思光明，而思闇相；不思止相，而思親屬國土不死等相；不思緣起，而思三世我我所相，是名此中非理作意。

諸障過患者，謂由四種障在身故，未證不證，已證退失，敗壞瑜伽所有加行，有汙染住，有苦惱住，自毀毀他，身壞命終生諸惡趣。

修對治者：諸怯弱障總用隨念以爲對治。由隨念作意，慶悅其心，令諸怯弱已生除遣，未生不生。其身羸劣太過加行初修加行，用於精進平等通達以爲對治。不修加行，用恭敬聽聞，勤加請問，以爲對治。煩惱熾盛，用不淨等所緣加行以爲對治。若未串習，卽用如理思擇以爲對治。謂我昔於遠離不串習故，今於習修生起怯弱；今若不習，於當來世定復如是；故我今者，應於遠離捨不喜樂，修習喜樂。餘蓋覆等非理作意，用彼相違如理作意以爲對治。

修觀行者，能徧了知諸障自性是能染汙，是黑品攝，是應遠離。能徧了知如是諸

障遠離因緣，方可遠離，故應尋求遠離因緣。能徧了知於應遠離不遠離者有何過患，故應尋求諸障過患。既遠離已，更復尋思如是諸障云何來世當得不生，故應尋求修習對治。由是因緣能令其心淨除諸障。

又由隨順教有衆多故，毗鉢舍那亦有衆多。毗鉢舍那有衆多故，令奢摩他亦有衆多。又毗鉢舍那由所知境無邊際故，當知其量亦無邊際。謂由三門及六種事，一無邊品類差別悟入道理。

正修行者如如毗鉢舍那串習清淨增上力故，增長廣大；如是如是能生身心所有輕安奢摩他品當知亦得增長廣大。如如身心獲得輕安，如是如是於其所緣心境性轉復增長。如如於緣心一境性轉復增長，如是如是轉復獲得身心輕安。心一境性，身心輕安，如是二法展轉相依，展轉相屬。若得轉依，方乃究竟得轉依故，於所知事現量智生。

問齊何當言究竟獲得不淨觀耶，乃至齊何當言究竟獲得阿那波那念耶？答修

觀行者，於不淨觀正加行中，親近修習，多修習故，若行若住，雖有種種境界現前，雖復觀察所有衆相，而住自性不由加行多分不淨行相顯現，非諸淨相。於順貪纏處法，心不趣入愛樂信解，安住於捨，深生厭逆。當於爾時修觀行者應自了知我今已得不淨觀，已得所修果。齊此名爲修不淨觀已得究竟。與此相違，當知未得究竟。如不淨觀，如是慈愍緣性緣起界差別阿那波那念當知亦爾。於中差別者，謂多分慈心行相顯現，非瞋恚相；於能隨順瞋恚纏處心不趣入乃至廣說。多分無常苦空無我行相顯現，非彼常樂身見俱行愚癡行相，於能隨順愚癡纏處法心不趣入乃至廣說。多分種種界性非一界性身聚差別相想顯現，非身聚想；於能隨順憍慢纏處法心不趣入乃至廣說。多分內寂靜想奢摩他想顯現，非戲論想；於能隨順尋思纏處法心不趣入乃至廣說。

問：齊何當言止觀二種雙運轉道？答：若有獲得九相心住中第九相心住，爲所依止；於法觀中，修增上慧。彼於爾時，由法觀故，任運轉道無功用轉，不由加行毗鉢舍那

清淨鮮白，隨奢摩他調柔攝受，如奢摩他道攝受而轉，齊此名爲奢摩他毗鉢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由此名爲止觀二種雙運轉道。如是說止觀竟。

修作意第六

警心令起，引趣自境，令於所緣分明覺了，是爲作意。心心所生，皆由作意起。是故經言：若根不壞，境界現前，作意正起，令諸識生。故此作意，名徧行心所，性通三性。今言作意，義略異彼。謂由正見，正知正念等俱行作意故，警策其心，令於所緣得正觀察，亦能安住其心於應緣境。由於此境安住觀察善住善觀故，久久純熟，隨彼欲觀，境卽現前，於境自在。由於境自在故，心轉明淨，心轉寂靜。由心明淨轉增盛故，久便能得現覺現觀，或定心所攝，或無漏心所攝。如是作意性唯是善，或復無漏。警策其心趣應緣境，轉令心境明淨顯現增長廣大乃至圓滿，是爲此中所言作意。是故作意，爲止觀導首，爲世出世道方便。故修止觀修世出世道者，應當精勤修習作意。

作意差別有各種，初修業者，始修業時，爲欲證得心一境性淨諸障故，有四作意應勤修習。一調練心作意，二滋潤心作意，三生輕安作意，四淨智見作意。

調練心作意者，謂於可厭患法令心厭離。何等可厭患法？謂諸世間所有諸欲，欲因，欲果，諸欲境界，及由欲故起諸惡行，能自損害，能損害他，少受快樂，多生憂苦，而能令心生貪生著，馳逐追求，沈溺不返。是故於彼審諦思惟，觀彼過患而生厭離。由心於彼生厭離故，便不於彼染著馳逐。由是令心而得調練。又觀世間一切無常，一切是苦；若自衰損，若他衰損，現在前時，作意思惟成可厭處。若自興盛，若他興盛，過去滅盡，離變壞時，作意思惟成可厭處。由是令心貪逐希微，漸成恬靜，漸得調順。是名調練心作意。

滋潤心作意者，謂於可欣尚處令心欣樂。何等可欣尚處？一者三寶。二者學處清淨，尸羅清淨。三者於自所證差別，深生信解，心無怯弱。三寶處者，謂作是念，我今善得大利，得蒙如來爲我大師，得於善說法毗奈耶中我得出家，與諸具戒具德忍辱柔和

成賢善法同梵行者共爲法侶，以是因緣當得賢善命終殞歿，當得賢善趨於後世，由是隨念三寶故令心欣樂。學處尸羅清淨者，謂作是念：我今善得大利，得於聖教與諸法侶同戒同見同所受用，同修慈仁身語意業，尸羅無缺，學處清淨，軌則所行皆得圓滿。由是隨念令心欣樂。謂無悔爲先，發生歡喜。於自所證處者，謂作是念：我今有力，有所堪能，尸羅清淨，堪爲法器，得與如是同梵行者同清淨戒，得與有智正至善士同其所見，我有堪能精進修習如是正行，於現法中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由是令心生大歡喜，是名於自所證深生信解心無怯弱處令心欣樂。又由前後勇猛精進正得安住所證差別，由隨念此復於後時所證差別深生信解令心欣樂。心欣樂故，便於善法親愛附着增上廣大。譬如禾稼得雨露故，便得滋潤增長廣大。是故說名滋潤心作意。

生輕安作意者，謂由此作意於時時間於可厭法令心厭離，於時時間於可欣法令心欣樂，已安住內寂靜無相無分別中一境念轉，由是因緣對治一切身心粗重能

令一切身心適悅，生起一切身心輕安，是名生輕安作意。當知卽前九種住心。

淨智見作意者，謂由此作意於時時間卽用如是內心寂靜爲所依止，由內靜心數數加行，於法觀中修增上慧，是名淨智見作意。當知卽前三門六事觀察諸法。

諸修行者，於可厭法調練心故，令於隨順諸漏處法心不趣向，違逆背棄，離隔而住。於可欣法滋潤心故，於出於離諸法親愛令心趣向，附着喜樂和合而住。如不由可厭法調練心故，心便染著，向諸黑品。如不由可欣法滋潤心者，心成枯燥，於諸淨法不欣不樂不能增長。彼由欣厭二種行相，背諸黑品，向諸白品，作意調練滋潤心已，於時時間依奢摩他內攝持心令心輕安，於時時間於法思擇最極思擇周徧尋思周徧伺察清淨智見。如是彼心於時時間爲奢摩他毗鉢舍那之所攝受，堪能與彼一切行相一切功德作攝受因，經歷日夜剎那臘縛逮得升進。譬如金師，鍛冶金銀，於時時間燒鍊金銀令其棄捨一切垢穢，於時時間投清冷水令於嚴具有所堪能調柔隨順，於是金師以工巧智用作業具隨其所樂造作種種莊嚴飾物無不成辦。如是勤修瑜伽行

者爲令其心棄背貪等一切垢穢，及令棄背染汙憂惱，於可厭法深生厭離。爲令趣向所有清淨善品喜樂，於可欣法發生欣樂。於是行者，隨於彼彼欲自安立或奢摩他品或毗鉢舍那品，卽於彼彼能善親附，能善和合，無轉無動，隨其所樂種種義中如所信解皆能成辦。

復次諸善通達修瑜伽師於初修業者修作意時，如應安立隨所安立正修行時，最初觸證於斷喜樂心一境性。云何如應安立？謂應教彼先依三種取相因緣，或見或聞或心比度增上分別取五種相。一厭離相，二欣樂相，三過患相，四光明相，五了別事相。厭離相者，卽調練心作意所緣相。欣樂相者，卽滋潤心作意所緣相。過患相者，卽淨障中諸相尋思隨煩惱障所有過患。光明相者，卽日月星火燈光等諸明相。了別事相者，謂卽不淨，慈愍，緣起，界差別，入出息念，諸所緣相。彼於厭離相善得厭離，於欣樂相善得欣樂，於過患相善知過患已，應依心一境性，心安住無亂性，以六種行正取其相。一無相想，二於無相中無作用想，三無分別想，四於無分別中無所思慕無躁擾想，五

寂靜想，六於寂靜中離諸煩惱寂滅樂想。如是便能淨三種障，令心寂靜。心寂靜已，取光明相，令心於所緣境相分明照了顯現而轉。由是或依不淨，或依慙慙，或依緣起，或依界差別，或依入出息念，善取其相，由勝解作意修習奢摩他，修習毗鉢舍那，入四念住。復由勝解作意而修真實作意，於勝奢摩他毗鉢舍那恆常修作，畢竟修作。由如是修作故，當於最初證得下劣身心輕安心一境性，後當獲得世出世間廣大圓滿。有諸要義，廣如大論三十二卷中說。

初修業者蒙正教誨修正行時，安住熾然正知具念，調伏一切世間貪憂。謂由恆常畢竟無倒作意，諛芮不能動故，名為熾然。由修止觀諦審了知亂不亂相故名正知具念。善取厭離欣樂相故名調伏世間貪憂。彼由如是正加行故，漸次展轉能獲彊盛身心輕安心一境性。將得彼時，有其前相：謂於頂上似重而起，而非損惱。此相內起故，能障樂斷諸煩惱品心粗重性皆得除滅，能對治彼心調柔性心輕安性皆得生起。由此生故，有能隨順起身輕安風大偏增，衆多大種來入身中。因此大種入身故，能障樂

斷煩惱粗重皆得除遣，能對治彼身調柔性身輕安性徧滿身中，狀如充溢。彼初起時，令心踴躍，令心悅豫，歡喜俱行，令心喜樂。所緣境性於心中現，從此以後彼初所起輕安勢力漸漸舒緩。有妙輕安隨身而行，在身中轉。由是因緣，心踴躍性漸次退滅，由奢摩他所攝持故，心於所緣寂靜行轉。從此以後於瑜伽行初修業者名有作意，始得墮在。有作意數。何以故？由此最初獲得色界定地所攝少分微妙正作意故。由是因緣名有作意。此時已得色界少分定心，已得少分身心輕安心一境性，有力有能善修淨惑所緣加行。令心相續滋潤而轉。爲奢摩他之所攝護，能淨諸行。雖行種種可愛境中，貪纏不起。雖少生起，微起對治，卽能除遣。如是於可憎可愚可生憍慢可尋思境中不起瞋等纏，當知亦爾。宴坐持心，疾得輕安。不極爲身粗重逼惱，不極數起諸蓋現行，不極現行思慕不樂憂慮俱行諸想作意。雖從定起出外經行，而有少分輕安餘勢隨身心轉。如是等類，是名有作意者清淨相狀。

世間離欲道第七

諸修瑜伽已得作意者，從此無間精勤修習能往二種離欲道。一者世間離欲道，二者出世離欲道。

云何世間？云何世間離欲道？有幾種人得作意已往趣世間離欲道？云何往趣世間離欲道耶？

言世間者，謂從有漏三業——福非福不動——所感三界九地五趣四生異熟果，若根身，若器界，若二所依識，若從彼所生有漏心心所，通名世間。是有漏法，體不究竟，有多過失，恆流轉故，名爲世間。言三界者，謂欲界，色界，無色界。言九地者，三界中共分九地，言五趣者，謂天人，傍生，餓鬼，地獄。言四生者，謂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如是界趣體相業果建立抉擇等類，如拙作佛學通釋界趣章說，此中不詳，讀者應自取詳閱，善知世間故，乃可進言世間道離欲。

言世間離欲道者，謂由修世間道故，離世間欲。言離欲者，謂於彼彼界地不貪不著，不喜不愛，不作彼業，不受彼果，證得上界上地，超然遠離彼下界下地欲，故名離欲。言修世間道離欲者，但由修世間上地上界勝法故，伏除下界下地欲，令彼暫不得生。能治所治俱是世間故，伏除非究竟故，名世間離欲道。

言幾種人得作意已往趣世間離欲道者：

有四種人得作意已修世間離欲道，非出世間。一者一切外道，二者於內法中根性羸劣先修正行，三者根性雖利善根未熟，四者一切菩薩樂當來世證大菩提非於現法疾求解脫。

云何往趣世間道離欲者，謂由修治諸定，離下地欲，於諸上地若定若生修習證得。

定地有八，謂色界四，初靜慮，第二靜慮，第三靜慮，第四靜慮。無色界四：謂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先於欲界觀爲粗性，於初靜慮觀爲靜性，發起

加行精進修習故；離欲界欲，入初靜慮，如是展轉勝進，於無所有處觀爲粗性，於非想非非想處觀爲靜性，發起加行，精勤修習故，離無所有處欲，入非想非非想處。

如經中說：遠離諸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尋伺寂靜，於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安住。遠離喜貪，安住捨念，及以正知，身領受樂，聖所宣說捨念具足安樂而住，第三靜慮具足安住。究竟斷樂，先斷於苦，喜憂俱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安住。一切色想出過故，有對想滅沒故，種種想不作意故，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具足安住。超過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具足安住。超過一切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無所有處具足安住。超過一切無所有處，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具足安住。——此中遠離諸欲惡不善法者，此顯離欲界地欲，欲是彼地果，惡不善法是由欲所生及能生諸欲之業也。由遠離彼二名離欲界欲，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者，此顯得初靜慮也。依雜集說，四禪各有三支：初禪尋伺爲對治支，由出離無恚無害尋伺，能斷欲界恚害等

尋伺故喜樂二種，利益支由尋伺支治所治已，得離生喜樂故。喜樂名離生者，謂從離欲界欲所生，故名離生。心一境性，是彼二所依自性支，依止定力，尋等轉故。言心一境性者，即謂靜慮。初二三四，依次第說。尋伺寂靜者，謂離初靜慮地欲厭患尋伺，對治斷除彼尋伺已入第二靜慮故。遠離喜貪，謂離二禪欲，究竟斷樂，是離三禪欲。乃至超過一切無所有處，是離無所有處欲。內等淨，是三禪對治支，對治尋伺故。定生喜樂，是彼利益支。云定生者，離尋伺躁擾，定轉勝故。從定所生，故名定生。捨念正知，是三禪中對治支。對治喜故。樂是彼利益支。捨清淨，念清淨，是四禪中對治支，由此對治樂故。不苦不樂受是彼利益支。由離苦樂者，安住寂靜靜慮無動故。二三四禪並以心一境性爲二所依自性支。四無色中不立支分，以奢摩他一味性故。四禪四無色，廣釋體義，具如瑜伽雜集顯揚中說。

如是修習世間離欲道入諸定者，有七作意，應正修習，方能獲得世間離欲，謂了相作意，勝解作意，遠離作意，攝樂作意，觀察作意，加行究竟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

且如離欲界欲修初靜慮者，彼七作意其相云何？

彼了相作意者，謂若作意能正覺了欲界粗相，初靜慮靜相。云何覺了欲界粗相？謂正尋思欲界六事：一義，二事，三相，四品，五時，六理。

尋思諸欲粗義者，謂思欲界有多過患損惱，有多疫癘災害。

尋思諸欲麤事者，謂尋思諸欲，有內貪欲，有外貪欲。

尋思諸欲自相者，謂思此爲煩惱欲，此爲事欲。此復三種：謂順樂受處，順苦受處，順不苦不樂受處。初是貪欲依處，是想心倒依處。次是嗔恚依處，是忿恨依處。三是愚癡依處，是覆惱誑詔無慚無愧依處，是見倒依處。卽思諸欲，是極惡諸受，極惡煩惱之所隨逐，是名尋思自相。

尋思諸欲共相者，謂思諸欲生苦，老苦，廣說乃至求不得苦等所隨逐，等所隨縛。諸受欲者於圓滿欲驅迫而轉，由未解脫生等法故，雖彼諸欲勝妙圓滿，而暫時有是名尋思諸欲共相。

尋思諸欲麤品者，謂思諸欲皆隨黑品：猶如骨鎖，如凝血肉，如草炬火，如一分炭火，如大毒蛇，如夢所見，如假借得諸莊嚴具，如樹端果，追求欲故，於中受追求所作苦，受防護所作苦，受親愛失壞所作苦，受無厭足所作苦，受不自在所作苦，受惡行所作苦。具如於食知量中說。如佛言，習近諸欲有五過患，謂彼諸欲極少滋味，多諸苦惱，多諸過患。又習近時，能令無厭，無足，無滿。又爲諸佛及佛弟子賢善正士之所毀責。又習近時，能令諸結積集增長。又習欲時，無有惡業而不作者。如是諸欲，令無厭足，多所共有，是非法行惡行之因，增長欲愛，智者所離。速趣消滅，依託衆緣，是諸放逸危亡之地。無常虛僞，妄失之法，猶如幻化，誑惑愚夫。若現法欲，若後法欲，若天上欲，若人中欲，一切皆是魔之所行，魔之所住，於是處所能生無量依意所起惡不善法，所謂貪瞋及憤諍等。於聖弟子正修學時，能爲障礙。由如是等差別因緣，如是諸欲多分墮在黑品所攝，是名尋思諸欲粗品。

尋思諸欲麤時者，謂思諸欲去來今世，於常常時多諸過患，損惱，多諸疫癘，災害

是名尋思諸欲粗時。

尋思諸欲粗理者，謂思諸欲由大資糧追求劬勞，及由無量工巧業處，方能招集生起增長。雖善生長，一切多爲外攝受事，謂父母妻子奴婢作使，親友眷屬，或爲對治自內有色麤重四大糜飯長養常須覆蔽沐浴按摩壞斷離散銷滅法身，隨所生起，種種苦惱。食能對治諸饑渴苦，衣能對治諸寒熱苦，及能覆蔽可慚羞處，臥具能治諸勞睡苦，及能對治經行住苦。病緣醫藥能治病苦。是故諸欲，唯能對治隨所生起種種苦惱，不應染着而受用之。唯應正念：譬如重病所逼切人，爲除病故服雜穢藥。又彼諸欲有至敎量，證有粗相；我亦自內，現見粗相，有比度量，知有粗相。又彼諸欲從無始來，本性粗穢，成就法性，難思法性，不應思議，不應分別。是名尋思諸欲粗理。

如是名爲由六種事，覺了欲界諸欲粗相。復能覺了初靜慮中所有靜相。謂欲界中一切粗性，於初靜慮皆無所有。由離欲界諸粗性故，初靜慮中說有靜性。是名覺了初靜慮中所有靜相。卽由如是定地作意，於欲界中了爲粗相，於初靜慮了爲靜相，是

則名爲了相作意。

卽此作意當言猶爲聞思間雜，從此以後超過聞思，唯用修行，於所緣相發起勝解修奢摩他毗鉢舍那，如所聞思粗相靜相數起勝解，是名勝解作意。

卽此勤修勝解作意爲因緣，最初生起斷煩惱道。卽此生起斷煩惱道俱行作意，此中說名遠離作意。

由能最初斷於欲界先所應斷諸煩惱故，及能除遣彼煩惱品麤重性故；從是以後愛樂於斷，愛樂遠離於諸斷中，見勝功德，觸證少分遠離喜樂。於時時間欣樂作意而深慶悅，於時時間厭患作意而深厭患。爲欲除遣惛沈睡眠掉舉等故。如是名爲攝樂作意。

彼由樂斷樂修正修加行善品任持，欲界所繫諸煩惱纏若行若住不復現行，便作是念：我今爲有於諸欲中貪欲煩惱不覺知耶，爲無有耶？爲審觀察如是事故，隨於一種可愛淨相作意思惟。由未永斷諸隨眠故，思惟如是淨妙相時，便復發起隨習趣。

習臨習近心，不能住捨，不能厭毀，制伏違逆。彼作是念：我於諸欲未正解脫，我心仍爲諸行制服。如水被持，未爲法性之所制服。爲欲永斷餘隨眠故，更應精勤樂斷樂修。如是名爲觀察作意。

從此倍更樂斷樂修奢摩他毗鉢舍那，鄭重觀察，修習對治。時時觀察先所已斷。由是因緣，從欲界繫一切煩惱心得離繫。此由暫時伏斷方便，非是畢竟永害種子。當於爾時，初靜慮地前加行道已得究竟，一切煩惱對治作意已得生起，是名加行究竟作意。

從此無間，由是因緣證入根本初靜慮定。卽此初靜慮定俱行作意，名加行究竟果作意。

又於遠離攝樂作意轉時，能適悅身離生喜樂，於時時間微薄現前。加行究竟作意轉時，卽彼喜樂轉復增廣，深重現前。加行究竟果作意轉時，離生喜樂徧諸身分，無不充滿，無有間隙。彼於爾時，遠離諸欲，遠離一切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於初

靜慮圓滿五支，尋伺喜樂心一境性具足安住。名住欲界對治修果，名隨證得離欲界欲。

又了相作意於所應斷及所應得，能正了知。爲斷爲得，心生希願。勝解作意，爲斷爲得正發加行。遠離作意，能捨所有上品煩惱。攝樂作意，能捨中品煩惱。觀察作意，能於所得離增上慢。加行究竟作意，能捨下品煩惱。加行究竟果作意，能正領受彼諸作意善修習果。

又了相作意，勝解作意，總名隨順作意，厭壞對治俱行。遠離作意，加行究竟作意，總名對治作意，斷對治俱行。攝樂作意，名對治作意，及順清淨作意。觀察作意，名順觀察作意。

已說離欲界欲修初禪者七作意相，餘修二禪三禪四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各有七種作意，茲不備述。

修習諸定，有四種果。一者，漸得離下地欲。二者，得上地定現法樂住。三者，依諸邊

際靜慮修習證得五種神通。四者於他生中得彼彼定諸異熟果。

云漸離下地欲者，謂證得初靜慮地者，離於欲界諸欲惡不善法故。如是乃至證得非想非非想處者，超過一切無所有處故。

云得上地定現法樂住者，謂於欲界證得初靜慮者，即於現法中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故。如是乃至於非想非非想處具足安住故。

云依諸邊際靜慮修習證得五神通者，依定究竟名邊際定。如邊際初靜慮，乃至邊際四靜慮。五神通者，謂天眼通，天耳通，神境通，他心通，宿命通。五神通相，及修習相，具如大論。

云於後生得彼定地異熟果者，謂由下中上品修初禪故，即於後生隨應得生初靜慮地下中上三天。謂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下中上品修二禪者，隨應得生彼地三天。謂少光天，無量光天，光淨天。下中上品修三禪者，隨應得生彼地三天。謂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下中上品修四禪者，隨應得生彼地三天。謂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若

不還者，以無漏第四靜慮間雜熏修有漏第四靜慮，卽於此中下品，中品，上品，上勝品，上極品，善修習已，隨其所應當生五淨居天：謂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若於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下中上品善修習已，當生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隨行天衆同分中。由彼諸天無有形色，故無處所差別。然由住時滿不滿故，及寂靜勝劣有差別故，三品差別。

復次：所云觀察下地麤相，上地靜相者，當知粗相略有三種：謂諸下地望於上地煩惱衆多故，苦住增上，望上所住不寂靜故。及諸壽量時分短促，望上壽量轉減少故。上地靜相反此易知。

復次：離欲相者，謂離欲者，身業安住，諸根無動，威儀進止，無有躁擾。於一威儀，能經久時，不多驚懼。終不數數易脫威儀。言詞柔輒，寂靜安詳，不樂誼雜，不樂衆集。眼見色已，唯覺了色，不起貪欲。耳鼻舌身聞聲等已，不起貪欲。能無所畏，覺慧幽深，輕安廣大。身心隱密，無有貪婪，無有憤發，能有堪忍，不爲種種欲尋思等諸惡尋思擾亂其心。

如是等類，是爲離欲者相。

復次：如是離欲道所以名爲世間離欲道者，以但暫時伏除現纏，永不斷滅煩惱隨眠故。故雖於彼若定若生具足安住，受報盡已，當知還應退生下界，復起如先種種諸欲。由異出世離欲道永斷隨眠，永不生起彼諸欲故，名世間離欲道。然諸求出世離欲道者，必依諸定作意，乃能發勝智慧，及大神通。故此諸定，聖者應學。又諸聲聞獨覺諸大菩薩諸佛如來，以四聖諦眞如法性眞見俱心修得諸定者，卽名出世靜慮。彼出世定，隨諸佛菩薩功德觀行無量差別，當知三昧亦有無量差別。

出世離欲道第八

諸修瑜伽已得作意者，或於諸定已善修習具足證得者，由於四聖諦善修習故，能正趣入出世間離欲道。

出離世間，名出世間。由於世間不貪不住，不喜不愛，不造彼業，不受彼果，永斷隨

眠，不復生起，超然解脫，究竟涅槃，故名出世。由修出世道故，永離世間欲，故名出世道。離欲，如是離欲道，名出世離欲道。

此出世離欲道，以何爲體？曰：以無漏無分別智爲體。亦以加行後得智爲體。是能對治煩惱隨眠故，是彼引發生起因緣故，是彼自體後所得故。總名出世道體。謂加行智爲根本智引發因，後得智爲根本智後所得。由善修習加行智故，伏制煩惱，引發根本智。由根本智斷除煩惱隨眠，證得出世間離欲。由後得智忍證根本智，施設教法，轉教他人；亦自觀察修習勝進，趣後勝境，令得究竟。是故皆出世道攝。如是三智，謂即增上慧學。以於解脫爲增上故。慧即三慧：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聞所成慧，謂於聖教決定信解。思所成慧，謂於教理尋求通達。修所成慧，謂依定地作意力故，於真如境現觀作證。聞所成慧，思所成慧，加行智攝。修所成慧，加行智根本智後得智攝。由聞而思，由思而修。由於加行，而得根本，由於根本後得智生，增上慧學，次第如是。

此道所依者，謂諸靜慮，慧由定生，故依止諸定，修三種智。然加行智所依定唯是

世間，俱有漏故。根本後得智所依定，唯是出世間，俱無漏故。當知依世間定，發加行智。由加行智，得根本智。定由慧無漏故，體成無漏。故於得根本智時，定慧俱成出世。非謂先得出世定已，依彼次得出世智。亦非智成無漏已，後時乃得無漏定。以二俱時而轉，無先後故。

此智所緣者，謂四聖諦。由觀四聖諦，得解脫故。

何謂四聖諦？

謂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苦謂有情根身器界，及依於彼所生諸受，苦及苦具俱名苦故。苦謂諸受，苦具謂身器。無身無器，苦不生故。爲苦之具，故名苦具。言受者，謂苦受，樂受，捨受。三受俱名苦者，苦受，自性苦故；樂受，變壞苦故；謂樂受變滅時轉成於苦也；捨受，無常粗重苦故。卽此三受，又名苦苦，壞苦，行苦。故一切受，皆悉是苦。世界根身義具，如佛學通釋界趣章說。諸苦，如有情八苦章說，此不廣辯。

集謂煩惱，及煩惱增上所生諸業。煩惱，謂貪瞋癡等。煩惱增上所生業，謂福，非福，

不動三業。雖善惡等別，而福及不動俱有漏故，皆由無明愛等增上所生，故云三業煩惱增上所生。煩惱及業，亦詳通釋煩惱善法十善業道十惡業道等章，此不廣辯。如是煩惱及業，以能集起根身器界，受諸苦故，名之爲集。集彼種子，起彼現果，故名集也。

滅謂有餘依無餘依二種涅槃。於集及苦，無餘解脫。滅衆苦故，滅煩惱隨眠故，永不造業受諸世間生死輪轉故，超然出離，寂靜安樂，故名爲滅。

道謂三十七種菩提分法，或復其餘。由修習此正趣滅故，名之爲道。

如是四種名爲聖諦者，聖所證得，真實諦理，故名聖諦。謂此身器及所起受，聖證爲苦，真實是苦，名苦聖諦。煩惱及彼增上業，聖證爲業，真實是集，名集聖諦。寂滅涅槃，聖證爲滅，真實是滅，名滅聖諦。三十七種菩提分法，聖證爲道，真實是道，名道聖諦。以異世間妄執世間爲樂爲常。或於世間生起因緣起妄見者，計爲上帝大自在天等主宰所生，或從猿猴狐狸牛鬼蛇神下等動物阿米巴等所生，或謂自然無因而生，又謂世間永遠流轉，循還變化，故無涅槃，都無有滅。或計上界隨一靜慮，或無色天，無想天

等，暫時離欲，寂靜安住，即是涅槃，是即爲滅。或計有情根身既壞，神識亦亡，無有因果，無有三世，死即是滅，或由計無有實滅故，亦無有道，或由妄計世間離欲，即涅槃故，計彼世間禪定止觀即是出離無上真道。如是種種徧計所執，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真非實，非諦非理，以是凡愚妄所計故，不名苦聖諦，乃至道聖諦。唯佛所說，聖者所證，苦真是苦，乃至道真是道，真實無謬，畢竟安立，是故說名四聖諦也。

如是四聖諦，集爲苦因，苦爲集果，是爲世間因果相。道爲滅因，滅爲道果，是爲出世因果相。由於如是世出世間因果生滅觀察修習多修習故，苦如實知其苦，深生厭離，集如實知爲集，深起對治。滅如實知爲滅，希望證得。道如實知爲道，深起修習。如是精勤知苦斷集證滅修道故，便於世間三界九地永得離欲，如是依於定地緣四聖諦修正智故，名修出世間離欲道。

如是修習出世間道，如修世間道，有七作意，謂初了相作意，乃至最後加行究竟果作意。依大論聲聞地，略述如次：

言了相作意者，謂修瑜伽師，於四聖諦增上教法聽聞受持依止定地作意，由十六行觀察覺了四聖諦相，是名了相作意。

言十六行了四諦相者，謂由無常行，苦行，空行，無我行，了苦諦相，由因行，集行，起行，緣行，了集諦相。由滅行，靜行，妙行，離行，了滅諦相。由道行，如行，行行，出行，了道諦相。此中復由十種行相，觀察苦諦，能隨悟入苦諦四行。何等爲十？一變異行，二滅壞行，三別離行，四法性行，五合會行，六結縛行，七不可愛行，八不安隱行，九無所得行，十不自在行。如是十行，依證成道理，能正觀察。

此中且依至教量理，如世尊說，諸行無常，又此諸行，略有二種：一有情世間，二器世間。世尊依有情世間，說如是言：「苾芻當知，我以過人清淨天眼，觀諸有情，死時生時，廣說乃至身壞以後當生善趣天世界中，或有乃至當生捺落迦中，餓鬼傍生中。由此顯示有情世間，是無常性。又世尊言：此器世間長時安住，過是已後漸次乃至七日輪現，如七日經廣說，乃至所有大地，諸山大海，乃至梵世諸器世界，皆被焚燒，炎火滅後

灰燼不現，乃至餘影亦不可得。由此現示諸器世間，是無常性。

依至教量修觀行者，淨信增上作意力故，於一切行無常之性獲得決定，即由如是淨信增上作意力故，數數尋思觀察一切現見不背，不由他緣無常之性。

云何數數尋思觀察？謂先安立內外二事：言內事者，謂六處等。言外事者，有十六種：一者地事，二者園事，三者山事，四者水事，五者作業事，六者庫藏事，七者食事，八者飲事，九者乘事，十者衣事，十一者莊嚴具事，十二舞歌樂事，十三香鬘塗飾事，十四資生具事，十五諸光明事，十六男女承事，是爲十六種事。

安立如是內外事已，復於彼事現見增上作意力故，以變異行尋思觀察無常之性。此中內事，有十五種所作變異，及有八種變異因緣。

云內事十五種所作變異者，一分位所作，二顯色所作，三形色所作，四興衰所作，五支節具不具所作，六劬勞所作，七他所損害所作，八寒熱所作，九威儀所作，十觸對所作，十一雜染所作，十二疾病所作，十三終歿所作，十四青瘀等所作，十五一切不現

盡滅所作。

八種變異因緣者，一積時貯畜，謂有色諸法雖於好處安置守護而經久時自然敗壞。二他所損害。三受用虧損，如衣食器物因於受用而變壞故。四時節變異，謂草木等，春夏青翠繁茂，秋冬枯黃零落故。五火所焚燒，謂大火縱逸，村邑王都悉爲灰燼。六水所漂爛，謂大水洪漫，村邑淪沒。七風所鼓燥，謂大風飄扇，諸物枯槁。八異緣會遇，謂如諸受諸識正生起時，隨遇他緣而起變異，如樂復爲苦，善復爲惡，如是等。

依此八緣一切有情內事變異。所謂少年壯盛，轉復衰老。先來妙色，轉復枯黃。先來肥盛，後時瘦削。先時眷屬圍繞財寶充盈，後悉衰損。先時支節具足，後時虧折。馳走跳踊營務深思，初來爽適，轉卽疲倦。王賊蟲禽，殺害侵蝕，身便損害，血肉橫流。寒時戰慄，希遇溫暖，熱時渴惱，轉希清涼。行住坐臥，改易不常。苦樂憂喜，隨緣轉異。貪瞋癡慢，或起或離。疾病災橫，纏繞不息。命終識去，空餘死屍。倏爾青瘀，乃至膿爛。風飄水流，離散磨滅，欲求白骨亦都無踪。如是一切，是爲內事分位所作變異，乃至內事一切不現。

盡滅所作變異。由觀如是諸變異故，了知有情內事無常，其性決定。

如是由現見增上作意力故，十五種行觀察內事無常性已，次更觀察外十六事變異無常。

謂觀地等，先於此處未造屋宇，後乃造作城郭宮室諸大城邑；先來巍峨，後乃朽敗零落焚滅。先見園林青翠茂密，後見衰敗但餘棘荆。先見有山，聳石巉岩，叢林翳鬱；後見摧毀，彫殘殞隕。先見河池濤波涌溢，醴水盈滿；後時見彼，枯涸乾竭。先見諸業，營農工商，皆悉興盛；後時彼事，皆悉衰損。先時庫藏，見彼盈滿；後復見彼，頓成空虛。諸妙飲食，先見妙好；一入腹已，見成屎尿，不可復觸。先來車乘，莊嚴適用；後來見彼，折輪脫輶。上妙衣服，一御身已，數日數月，便見垢膩，或乃破裂。諸莊嚴具，先時着身，見彼莊嚴；後時破壞，轉增醜態。歌舞場中，繁華懽樂；曲終人散，轉覺淒涼。香鬢芬芳，轉復臭爛。資具陳列，倏爾敗亡。日中則昃，月盈則虧，風雲晦霾，星辰失所。初來奴隸滿室，賓客盈門；後時貧賤，僕喪朋亡，門可羅雀。如是一切，是爲外事，始從地事，乃至男女承事變異無

常之性。現見如是一切事已，了知外事一切無常，其性決定。

如是由現見增上作意力故，觀察內事外事變異無常性已，復由正理比度了知一切諸法剎那生滅滅壞無常自性。剎那滅壞者，謂諸行生已，不待因緣，即時滅壞。所以者何？以諸行現見變異無常故。譬如人身，由生至死，有幼童成年壯年衰老等位，如斯轉變，由漸變成。云漸變者，非唯位變，亦且年變，不唯年變，亦且月變，非唯月變，亦且日時剎那剎那而變。苟剎那不變，則且無時日之變。所以者何？以剎那剎那前後不變故。時日不變，則年月亦不應變；以時日無變，前後恆住故。年月既無有變，則且無初生幼年成年壯年衰老死亡等異。所以者何？以年月恆常，無變易故。若爾，便應無有變異無常之性。所以者何？以剎那恆住故。故有生老等變異，即應有剎那變異。又由生至死，生謂從無而有，死謂從有而滅。設謂生死爲滅壞無常者，則應剎那亦爲滅壞。所以者何？以先來本自無滅壞故，即是恆住。既恆住者，云何有變異有滅壞耶？故由變異無常，即知有滅壞無常。前念不滅，則後念不生。前剎那不滅，則後剎那不生。恆滅恆生，故前

後相續。前後相續而相似故，卽不覺彼有變異。前後相續而至密故，卽不覺彼有生滅。然積多相似，乃有生老等異，故知剎那爲變異也。相續雖密而有終盡，卽知剎那有起滅也。此如燈光，前後相似相續，實卽前後頓滅頓生。又如電影，非前影轉至後影而變異，乃實前影既去，而後影別來也。又如語言音聲，說諸行無常者，說行時，諸已滅。說無時，行已滅。說常時，無已滅。實卽說諸諸滅，說行行滅，說無無滅，說常常滅也。是謂頓生頓滅。亦卽剎那生滅也。卽剎那滅壞也。一切諸法，生要待因。因不具不生故。如不搖唇動舌，則聲音語言不生。不點燭然油，則光不生。生已自然滅。以生卽滅故。設謂非自然滅者，應待緣滅。則滅緣未生，應常住不滅也。然法無常住，故知滅不待因而自然滅也。如聲光等，一切皆然。而視若前後不變者，乃新新生起，相似相續而至密，故令不測也。滅既無因，乃有相續之物遇緣滅壞，如火燒山叢林盡滅者，何也？曰：此乃障生因緣令不相續耳。亦如絕人飲食斷人生路，遂不復相續而自然死亡，不必更持刀杖乃能令死也。故諸行無常，剎那滅壞。卽此了知，滅壞行義。又由剎那相續故，推知後有。謂雖諸

行剎那滅壞而有相續道理，如是既有一期生滅之相續，亦應有多生輪轉之相續，所以者何？諸行剎那生滅相續無斷故，相續故無斷，滅壞故非常。生既非常，死亦非斷。三世平等，輪轉不窮。如是覺知無常妙理。

已由淨信現見比度增上三種作意觀察內外諸事變異滅壞無常之性。復由別離行，法性行，合會行故，觀察諸法無常之性。

云別離行者，謂有內外二種別離。內別離者，謂先爲他主，非奴非使，能驅役他作諸事業；後失主性，非奴使性，轉爲他奴及所使性；卽於主性別離無常。外別離者，謂先有資財，大富豪貴，後失資財貧困窮約，卽於資財別離無常。

云法性行者，謂卽所有變異滅壞別離三無常性，於現在世猶未會合，於未來世當有法性。有生必滅，有成必敗，有聚必散，法爾如是性無常故。

云合會行者，謂三無常現前會合變異，滅壞別離，現前故。由是五行修習作意，善觀內外諸行皆是無常，獲得決定。

從此無間趣入苦行。作是思惟：如是諸行皆是無常。是無常故，決定應是有生法性。既是生法，卽有生苦。既有生苦，當知亦有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如是且由不可愛行趣入苦行。如是復於有漏有取能順樂受一切蘊中由結縛行趣入苦行。所以者何？以於愛等結處生愛等結，於貪等縛處生貪等縛，便能招集生老病死愁悲憂苦一切擾惱純大苦蘊。如是復於有漏有取順非苦樂一切蘊中，由不安隱行趣入苦行。所以者何？有漏有取順非苦樂一切諸蘊，麤重俱行苦樂種子之所隨逐，苦苦壞苦不解脫故，一切皆是無常滅法。如是行者，於能隨順樂受諸行及樂受中由結縛行趣入壞苦。於能隨順苦受諸行及苦受中由不可愛行趣入苦苦。於能隨順不苦不樂受諸行及不苦不樂受中由不安隱行趣入行苦。如是由結縛行，不可愛行，不安隱行增上力故，通達苦行。

復作是念：我於今者，唯有諸根，唯有境界，唯有從彼所生諸受，唯有其心，唯有假名我我所法，唯有其見，唯有假立此中可得，除此更無若過若增。如是唯有諸蘊可得，

於諸蘊中無有常恆堅住主宰或說爲我，或說有情，生者，老者，病者，死者，作者，受者，而少可得。如是諸行皆悉是空，無有我故。是爲由無所得行，趣入空行。

復作是念，所有諸行無常性故，苦相應故，從緣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皆非是我。是謂由不自在行入無我行。

如是行者以其十行攝於四行，復以四行了苦諦相，謂無常行，五行所攝：一變異行，二滅壞行，三別離行，四法性行，五合會行。苦行三行所攝，一結縛行，二不可愛行，三不安隱行，空行一行所攝，謂無所得行。無我行一行所攝，謂不自在行。由彼十行，悟入四行。

如是行者已於苦諦得正觀已，次復審思如是苦者以何爲因，由何而集，待何而起，何爲彼緣，由斷彼故苦不復生耶？如是觀察，謂業煩惱爲苦之因，能集於苦，能起於苦，爲苦之緣。爲彼因者，由無明等緣起於行，由行爲緣引生識故。由彼集者，由行緣識爲業報主，由是能集當來名色六入等法故。待彼起者，待彼愛取三有現生故。以彼爲

緣者，三有生已，緣是而有生老病死憎愛合離所求不得一切苦故。設非無明，則不起行。設無有行，即不引攝當來異熟主識，亦即無由集起當來名色六入等，故煩惱業爲苦之因，能集於苦也。設無愛取，則不緣有，亦即無生。由無生故，從何而有生等苦耶？故煩惱業，能起於苦，爲苦之緣也。由是以因集起緣四行，觀察集諦，由正觀察此集諦故，知是集者，爲苦之因。爲離彼苦，當先斷集。故於煩惱及所起業，正知過患，正起厭離，正修對治，以期斷滅。

已於集諦正覺了已，復正覺了如是苦集無餘滅故，當得最上寂靜涅槃。如是涅槃，苦集滅故，說名爲滅。無有躁惱，無憂苦故，是則爲靜。超過世間，於出世善法最後成就最勝第一，是無上故，是則爲妙。於諸世間，若因果超然解脫常住無動永出離故，是則爲離。（雜集云：煩惱離繫故名爲滅，苦離繫故名靜，自然樂淨以爲自體故名妙，最極安隱常利益故名離。）如是以滅靜妙離四行覺了滅諦相，精勤觀察。

於滅諦相正覺了已，復正覺了真對治道。謂觀三十七菩提分法等，是證真義路，

於所知境能通尋求義故。能斷煩惱，如實尋求義故。對治四倒，由於四門——無常苦空無我——隨轉義故。一向能趣出離究竟真常跡（涅槃）故。所以說名道，如行，出。如是行者，以四種行了道諦相。

如是名爲於四聖諦自內現觀了相作意。

彼於自內現見諸蘊，依諸諦理正觀察已，復於所餘不同分界不現見蘊比度觀察。謂諸有爲有漏，徧一切處，一切種時，皆有如是法，皆墮如是理，皆有如是性。彼所有滅，皆永寂靜常住安樂。彼所有道皆能永斷究竟出離。當知其中於現見諸蘊諦智是當來能生法智種子依處，於不現見諸蘊比度諦智是類智種子依處。

又卽如是了相作意，當知猶爲聞思間雜。若觀行者，於諸諦中由十六行正觀察故已得決定，復於諸諦盡所有性超過聞思間雜作意，一向發起修行勝解，此則名爲勝解作意。如是作意唯緣諦境，一向在定。於此修習多修習故，於苦集二諦境中得無邊際智。由此智故，了知無常，發起無常無邊際勝解。如是了知苦等，發起苦無邊際勝

解，空無我無邊際勝解，惡行無邊際勝解，往惡趣無邊際勝解，興衰無邊際勝解，及老病死愁悲憂苦一切擾惱無邊際勝解。此中無邊際者，謂生死流轉如是諸法無邊際，乃至生死流轉不絕常有如是所說諸法。唯有生死無餘息滅，此可息滅，更無有餘息滅方便。即於如是諸有諸趣生死法中以無願行，無所依行，深厭逆行，發起勝解精勤修習勝解作意。

彼於諸趣生死流轉雖深厭怖，於涅槃界深心願樂，然猶未能深心趣入，以彼猶有能障現觀麤品我慢隨入作意間無間轉故。作是思惟，我於生死曾久流轉，我於生死當復流轉，我於涅槃當能趣入，我為涅槃修諸善法，我能觀苦真實是苦，我能觀集觀滅觀道真實是集是滅是道。我能觀空，真實是空。我觀無願，無相，真是無願無相。如是諸法，是我所有。由是因緣，彼於涅槃不能趣入。彼既了知如是我慢是障礙已，便能速疾以慧通達棄捨任運隨轉作意，制伏一切外所知境，趣入作意隨作意行，專精無間，觀察聖諦。隨所生起心謝滅時，無間生心作意觀察方便流注無有間斷。彼既如是

以心緣心，專精無替，便能除遣隨入作意障礙現觀麤品我慢。

如是勤修瑜伽行者，觀心相續展轉別異新新而生，或增或減，暫時而有，率爾現前，前後變易，是無常性。觀心相續入取蘊攝，是爲苦性。觀心相續離第二法，——除心以外更無我故——是爲空性。觀心相續從衆緣生不得自在，是無我性。如是名爲悟入苦諦。次復觀察此心相續業及煩惱爲因爲集，爲起爲緣，如是名爲悟入集諦。次復觀察此心相續所有擇滅，是永滅性，是永靜性，是永妙性，是永離性，如是名爲悟入滅諦。次復觀察此心相續究竟對治趣滅之道，是真道性，是真如性，是真行性，是真出性。如是名爲悟入道諦。如是先來未善觀察，今善作意方便觀察，以微妙慧於四聖諦能正悟入。卽於此慧多修習故，能緣所緣平等平等正智得生。——以心觀心如實通達無異分別不起增益損減見故，名爲能緣所緣平等平等正智。——由此生故，能斷障礙愛樂涅槃所有現行粗品我慢，又於涅槃深心願樂速能趣入心無退轉，離諸怖畏，攝受增上意樂適悅。

如是行者於諸聖諦下忍所攝能緣所緣平等平等智生是名爲煖，中忍所攝爲頂，上忍所攝名諦順忍。——忍謂認受，由慧抉擇決定印可故。忍有三品，分煖頂忍。道火前相，是名爲煖。煖相增故，名之爲頂。從此便得如實智故，於四聖諦印順現觀，名諦順忍。——彼既如是斷能障礙蠱品我慢，及於涅槃攝受增上意樂適樂，便能捨離後後觀心所有加行，住無加行無分別心。彼於爾時，其心似滅而非實滅，似無所緣而非無緣。又於爾時其心寂靜，雖似遠離而非遠離。又於爾時非美睡眠之所覆蓋，唯有分明無高無下奢摩他行。有類癡闇於美睡眠所覆蓋心似滅非實滅中，起增上慢，謂爲現觀，此不如是。既得如是趣現觀心，不久當入正性離生。（正體之智從真離欲斷惑所生，故名正性離生。又出世之定，從斷惑離欲生，故名正性離生。）卽於如是寂靜心位，最後一念無分別心，從此無間於前所觀諸聖諦理起內作意，此卽名爲世第一法。從此已後，出世心生，非世間心。此是世間諸行最後邊際故，名世第一法。

從此無間於前所觀諸聖諦理起內作意。作意無間隨前次第所觀諸諦若是現

見若非現見諸聖諦中，如其次第有無分別決定智現見智生。由此生故，三界所繫，見道所斷附屬所依諸煩惱品一切麤重皆悉永斷，此永斷故，若先已離欲界貪者，今入現觀已，得不還果。若先倍離欲界貪者，今入現觀，得一來果。若先未離欲界貪者，今入現觀，得預流果。由能知智，與所知境，和合無乖，現前觀察，故名現觀。如剎地利與剎地利，和合無乖，現前觀察，故名現觀。即此現觀名為見道。由彼初得出世無分別智，現證諦理，故名見道。得現觀者，有多相狀，如果中說。

如行行者，乃至世第一法已前名勝解作意。於諸聖諦現觀已後乃至永斷見道所斷一切煩惱，名遠離作意。

復從此後，為欲進斷修所斷惑，如所得道更數修習，是名修道。即由觀察作意，於一切修道數觀察，正斷未斷，如所得道而正修習。

所云修者，謂由定地作意，於世出世善有為法，修習增長，無間所作，殷重所作，令心相續，會彼體性，是為修自性。

修所作業略有八種：一有一類法由修故得，先所未得殊勝善法修習令得故。二由修故習，先已得者轉令數數現在前故。三由修故淨，先所已得未令現前，但由修習彼種類法當令現前轉清淨故。四由修故遣，若有失念染法現行，修善法力令不忍受，斷除變吐故。五由修故知，若未生起所應斷法，修善法力了知如病，如癰如箭，障礙無常，苦空無我，深心厭壞故。六由修故斷，由正知已數數修習，無間道生斷煩惱故。七由修故證，斷煩惱已，證得解脫故。八由修故遠，如進趣上地善法，如是如是令其下地已斷諸法轉成遠分乃至究竟故，是爲八種修業。

此修品類差別有十一種：一奢摩他修，謂九種住心。二毗鉢舍那修，謂三門六事觀等。三世間道修，謂卽世間離欲道修。四出世道修，謂卽此中出世離欲道修。五下品道修，謂由此故能斷最粗上品煩惱。六中品道修，謂能斷中品煩惱。七上品道修，由此能斷最後所斷下品煩惱。八加行道修，謂由此故爲斷煩惱發起加行。九無間道修，謂由此故正斷煩惱。十解脫道修，謂由此故或斷無間證得解脫。十一勝進道修，謂由此

故從此已後修勝善法，乃至未起餘地煩惱能治加行，或復未起趣究竟位。當知是名十一種修品類差別。

如是於修勤修習者，於時時間應正觀察所有煩惱已斷未斷，於時時間於可厭法深心厭離，於時時間於可欣法深心欣慕，如是名爲攝樂作意。彼卽於此攝樂作意，親近修習多修習故，有能無餘永斷修道所斷煩惱最後學位喻如金剛三摩地生。由此生故，便能永斷修道所斷一切煩惱——此定於諸有學定中最上最勝最爲堅固，能壞一切煩惱，非上煩惱所能蔽伏。譬如金剛，望餘珍寶最爲堅固，非餘寶物所能穿壞，故名金剛喻定——從此無間心得究竟解脫，證得畢竟種性清淨。於諸煩惱究竟盡中發起盡智。由因盡故，當來苦果畢竟不生，卽於此中起無生智。能於爾時成阿羅漢。諸漏已盡，不受後有。卽此名爲於出世道已得究竟。由已永離三界所繫欲因欲果煩惱業生三種雜染畢竟斷故。彼阿羅漢諸功德相如果中說。

當知此中金剛喻定所攝作意名加行究竟作意。最上阿羅漢所攝作意名加行

究竟果作意。由如是等多種作意，依出世道證得究竟。

三十七菩提分法第九

出世間道略由三十七種菩提分法次第修習，能正成就出世道果。乃至最後得阿羅漢。諸經論中具廣宣說。今述如次，以明道諦因果體性。

何謂菩提分法？何者三十七種菩提分法？何者所緣？何者自體？何者助伴？如何修習？何者修果？云何如彼次第修習耶？

菩提謂覺分者，因義，亦釋支義。出世間道斷惑證真皆爲慧力，是卽正智。智證真實，斷除迷障，得彼道果，是爲菩提。菩提有因，謂由資糧，乃至修道，次第積集，乃得圓滿。如是因者，謂卽三十七品菩提分法也。故名菩提分法。如是釋者，菩提唯是果位智，菩提分法唯是因位諸法也。或菩提者，非唯智慧，因緣助伴和合乃成。如說於心，必有心所法無孤起，和合生故。故此菩提，攝諸法成。詳其支分，有三十七。慧爲主故，特名菩提。

支有多故，名菩提分。若如是釋，此通因果。果位菩提，五分法身，通攝一切無漏法故。雖修行者爲得離繫，然彼無爲，無作用故，故修行者唯修菩提。此是能證能得道故。此既成就，彼自然得。是故修道，詳菩提分。

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道支，是爲三十七種菩提分法。

四念住者，謂身念住，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隨所緣境而得名故。謂身念住，以內身，外身，或內外身，爲所緣境。受心法念住，以內，外，受心法爲所緣境。言內身者，內自有情數色身。卽依如是內色身所生受心法名內受心法。外身者，謂外非有情數色身，依彼所生受心法名外受心法。內外身者，謂他有情色身。依彼所生受心法名內外受心法。

此四念住以何爲自體？謂慧及念，是此自體。於身等循觀得念住故。或於身等住念而循觀故。慧謂依身等增上聞思修慧。由此慧故，於一切身受心法一切相，正觀察，正推求，隨觀隨覺。念謂依身等增上受持正法，思惟法義，修習作證，於文於義修作證。

中心無忘失。若審思惟我於正法爲正受持爲不爾耶？於彼彼義慧善了達爲不爾耶？善能觸證彼彼解脫爲不爾耶？如是審諦安住其念，名爲念住。是故念住，慧念爲體。卽彼念慧，俱時相應心心所等爲彼助伴。

此四念住云何修習？謂住念於身修循身觀，乃至住念於法修循法觀。言於身等循身等觀者，謂以分別影像身等，與本質身等，平等循觀。於身等境循觀身等相似性故，名於身等修循身等觀。由循觀察分別影像身等門，審諦觀察本質身等故。云何觀察？謂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觀身不淨者，審觀此身，由毛髮血肉等諸不淨物所集成故，體唯不淨。死亡變壞，脛脹青瘀，乃至骨鎖故，一切不淨。是爲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者，觀察諸受三苦攝故。苦苦，壞苦，及以行苦，一切是苦。觀心無常者，觀察諸識，依緣差別，念念變異故。謂隨境界作意別故，心生差別。或時起貪心，或起離貪心，或時起瞋心，或起離瞋心，或起有癡心，或起離癡心，或起略心，或起散心，或下，或舉，或掉，或不掉，或時寂靜，或不寂靜。如是等心，起滅不恆，轉變代謝，剎那剎那，曾無暫息。

是謂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者，我謂主宰，作用自在。由善了知善法煩惱，是善惡業等起因故。諸法待緣而生起故。唯有諸法，唯有諸緣，無有主宰，無有作用，無有自在。但隨衆緣有諸法生。由是而有各別功能，造諸業等。是故無我。是謂觀法無我。又由身念住，觀察苦諦。所有色身，皆行苦相，麤重所顯故。由受念住，觀察集諦。以樂等諸受，是和合愛等，所依處故。謂樂受爲和合愛依處，苦受爲別離愛依處，捨受爲愚癡愛依處。由愛故集起諸苦。是故於受，觀察集諦。由心念住，觀察滅諦。觀離我識，當無所有，懼我斷門，生涅槃怖，永遠離故。謂執有我者，彼於涅槃生大怖畏。以爲涅槃，我斷滅故。今觀於識本非是我，生是心生，滅是心滅，原無有我，云何斷滅耶？知無所滅，乃證滅諦。是謂由心念住，觀察滅諦。由法念住，觀察道諦。爲斷所治法，修能治法故。謂諸煩惱是所治，善法是能治，是應離斷，是應修習故。是謂由四念住，觀察四諦。

此四念住修果云何？斷四顛倒，趣入四諦身等離繫，是此修果。謂於身等善能觀察不淨，無常，苦，無我故，便能對治常樂我淨四種顛倒。佛爲此故，說修念住。又由於身

等善能觀察苦等故，趣入四諦。又此四種，如其次第，能證得身受心法離繫果，由此修習漸能遠離身等麤重故。

四正斷者，謂於諸已生惡不善法，爲令斷故；於諸未生惡不善法，令不生故；於其未生一切善法爲令生故；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爲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圓滿，令倍修習，令其增長，令其廣大故。生欲，策勵，發動精進，策心持心。是爲正斷。初於已生惡不善法，生欲，策勵，乃至策心持心，令得斷故，名律儀斷。由修律儀，令彼斷故。次於已生惡不善法，生欲，策勵，乃至策心持心，令不生故，名斷斷。由本未生，爲斷故斷。第三於其未生善法，生欲，策勵，乃至策心持心，令得生故，名修斷。修習善法，令其現前，能有所斷故。第四於其已生善法，生欲，策勵，乃至策心持心，令住不忘，圓滿廣大故，名防護斷。由不放逸，防護退失，得增廣故，是爲四正斷。前二是所斷，後二是能斷。能斷所斷，總名斷故。

四正斷所緣境者，謂卽未生已生，所斷能斷法。由緣已生惡不善法爲境，令斷故，緣未生惡不善法爲境，令不生故，緣未生善法爲境，令生故，緣已生善法爲境，令增長。

故。

正斷自體者，謂精進境界雖有四種，能修能斷者，唯是精進故。故四正斷，又名四正勤。約體名正勤，約用名斷故。

正斷助伴者，謂彼相應心所法。

正斷修習者，謂生欲故，策勵故，發勤精進故，策心故，持心故，是爲正斷修習。謂修斷者，先於所斷能斷諸法，應生令斷令生等欲。欲爲依止，故發正勤。正勤者，是卽策勵精進。策勵精進此二別者，謂一正勤於不善法，諸緣不現見境而起者，或緣下中品纏起者，及由分別力而起者，於其已生令斷，未生不生，故名策勵。於緣現見境而起者，或緣上品纏起者，及由亦境界力亦分別力而起者，於其已生令斷，未生不生，故名發勤精進。又於已得善法令現前故，令住令不忘故；又於下品中品善法未生令生，已生令住不忘故，名策勵。於未得善法令得故，令修滿故；又於上品善法，未生令生，生已乃至令修圓滿故，是名發勤精進。策勵者用力較微，發勤精進，用力更猛，策勵振作心志爲

防放逸。精勤正斷正修猛勇加行也。是爲此二差別。體唯一，於其策勵名爲策勵，於其精勤名精勤也。策心者，謂若心於修奢摩他一境性中精勤方便，令能所治法生不生等，由是因緣，其心於內極略下劣；觀見是已，爾時隨取一種淨妙舉相，殷勤策勵，慶悅其心，是名策心。持心者，謂修舉時，其心掉動，或恐掉動；觀見是已，爾時還復於內略攝其心，修奢摩他，是名持心。彼由如是生欲策勵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故，令於正斷修習圓滿。

正斷修果者，謂盡棄捨一切所治法，於能對治法若得若增隨應可知。

四神足者，一、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二、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三、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四、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若於是時純生樂欲，生樂欲已，於諸惡不善法自性因緣過患對治正審思察，起一境念；於諸善法自性因緣功德出離正審思察，住一境念；卽由如是多修習故，觸一境性。是名欲三摩地。以由欲增上所得故。

若於過去未來現在所緣境界，能順所有惡不善法，能順所有下中上品煩惱纏中，未生令不生故，已生爲令斷故，自策自勵，發勤精進，於彼所緣境界自性因緣過患對治，正審思察，住一境念，卽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生起心一境性，是名勤三摩地，由勤增上力所得故。

若復策發諸下劣心，或復制持諸掉舉心，又時時問修增上捨，由是因緣於諸惡不善法若順彼法，及諸善法若順善法，自性因緣過患功德對治，出離，正審思察，住一境念，卽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生起心一境性，是名心三摩地，由心增上力所得故。

若於能順惡不善法作意思惟爲不如理，復於能順善法作意思惟以爲如理，如是遠離彼諸纏故，及能生起諸纏對治定爲上首諸善法故，能令所有惡不善法皆不現行，便自思惟，我今爲有現有惡不善法不覺知耶，爲無現無惡不善法不覺知耶，我今應當徧審觀察，彼由觀察作意增上力故，自正觀察斷與未斷，正審思察住一境念，卽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觸證心一境性，由是因緣，離增上慢，如實自知我唯於纏心

得解脫，未於隨眠心得解脫，得纏對治，未得隨眠對治。是名觀三摩地。以由觀增上力所得故。

云斷行者，謂八斷行。爲欲永害諸隨眠故，爲三摩地得圓滿故，差別而轉。八斷行者，一欲，謂起希望樂欲，我於何時修定圓滿，我於何時能斷隨眠。二者正勤，謂修對治不捨加行。三者信，謂於上所證深信解。四者安，謂由正勤心得定故，生起輕安，有所堪能，息諸麤重。五者念，謂奢摩他，九種住心。六者正知，謂毗鉢舍那品慧。七者思，謂心造作發起能順止觀二品身業。八者捨，謂行三世隨順諸惡不善法中心無染汗心平等性。由二因緣，於隨眠斷分別了知，謂由境界不現見思，及由境界現見捨故。是名八種斷行。——如是八種斷行，卽是爲害隨眠瑜伽。此中欲，勤，信，卽彼欲，勤，信，安，念，正知，思，捨，卽彼方便。——又辨中邊論云：此八斷行，能除五失。頌曰：懈怠，忘聖言，及昏沈掉舉，不作行，作行，是五失應知。爲斷除懈怠，修欲勤信安，卽所依能依，及所因能果。爲除餘四失，修念智思捨。記言，覺沈掉，伏行，滅等流。論曰：爲滅懈怠修四斷行，一欲，二正勤，

三信，四輕安；如次應知卽所依等。所依謂欲，勤所依故。能依謂勤，依欲起故。所因謂信，是所依欲生起近因。若信受彼，便希望故。能果謂安，是能依勤近所生果。勤精進者，得勝定故。爲欲對治後四過失，如次修餘四種斷行：一念，二正知，三思，四捨。如次應知，卽記言等。記言謂念，能不忘境，記聖言故。覺沈掉者，謂卽正知，由念記言，便能隨覺。沈掉舉二過失故。伏行謂思，由能隨覺沈掉失已，爲欲伏除，發起加行。滅等流者，謂彼沈掉既斷滅已，心便住捨，平等而流。義略異瑜伽，而理極明析，故附此焉。

云神足者，世殊勝法，說名爲神。彼能到此，說名神足。四三摩地，由入斷行之所修治，令得圓滿，清淨鮮白，無諸瑕穢，離隨煩惱，安住正真，有所堪能，獲得不動，能往能還，騰躍勇健，能得能證，出世間法，及能發起種種神通功德。聖法神通，是最勝神。彼能證此，故名神足。四三摩地，由入斷行，乃得成就。如是神足，是故說名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乃至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四神足義已備詳釋，所緣諸門一切應知。謂出世間法神變等境，是此緣境。三摩

地者，爲此自體。欲勤心觀及彼相應心心所等，是此助伴。八種斷行，是此修習。由修斷行，成神足故。能發神通及諸勝法，又能對治隨眠，順生出世間法，是此修果。——此中對治隨眠生出世間法，依當來說。見道已後，神足如是。如資糧位，未便能爾。以三十七菩提分皆通漏無漏故。資糧亦修入正道，修道猶起四念住故。

言五根者，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何故名根？增上義故名根。於何增上？謂此五根，於出世間法爲增上。又信勤等前於後，並爲增上。謂信於精進念定慧爲增上，勤於念定慧爲增上，念於定慧爲增上，定於慧爲增上，慧但於出世間法爲增上。謂由信等，發起引生勤等，乃至慧證出世得解脫故，以是增上引生義故，說名爲根。

此五根所緣境者，謂四聖諦。由諦現觀加行所攝作此行故。五根自體者，謂各別以自信勤念定慧爲體。五根助伴者，謂彼相應心心所等。五根修習者，謂信根於諸諦起忍可行修習，於他大師弟子所證深心勝解起淨信故。精進根，於諸諦生忍可已，爲

覺悟故，起精進行修習。念根，於諦發精進已，起不忘失行修習。定根，於諸諦既繫念已，起一境性行修習。慧根，於諸諦心既得定，起簡擇行修習。五根果者，謂能速發聖諦現觀。由此增上力，不久能生見道故。又能修治煖頂，引起世第一法，即現此身已入順決擇分位故。

五力者，謂即五根，由後後修習勢力增盛，但能毀滅所對治障，不為所治煩惱之所屈伏，故轉名五力。所緣，自體，助伴，修習，一切如五根說。然果有差別，謂能損減不信等障，具大威勢，摧伏一切魔軍勢力，能證一切諸漏永盡故。

七覺支者，謂念，擇法，精進，喜，安，定，捨。諸已證入正性離生補特伽羅，如實覺慧，用此為支，故名覺知。此七覺支，三品所攝。擇法，精進，喜，觀品所攝。安，定，捨，止品所攝。念，俱品攝。念為所依支，由繫念故，令諸善法皆不忘失。擇法是自體支，此即是慧，覺自相故。精進為出離支，由此勢力，能到所到故。喜是利益支，由此勢力，身調適故。安，定，捨是不染汙支，由安故不染汙，以能除麤重過故。依定故不染汙，依止於定，得轉依故。捨是不

染汙體，永除貪憂，不染汙位爲自性故。由是因緣，覺支有七。

七覺支所緣境者，謂四聖諦如實性。如實性者，卽是勝義，清淨所緣故。謂四聖諦有其二種。一言教所攝，卽聞思加行之所緣境。此由聖者，安立施設。爲入實性，方便修習。二者實性所攝，是見修道，無漏無分別智之所緣境，永離一切差別戲論相故。由實證彼，乃能斷惑證果故。此七覺支，是見道故，以諦實性爲所緣也。覺支自體者，謂卽念，擇法，精進，喜，安，定，捨也。覺支助伴者，謂彼相應心心所等。覺支修習者，謂依止遠離，依止無欲，依止寂滅，迴向棄捨，修念覺支。如念覺支，乃至捨覺支亦爾。謂緣苦體爲惱苦時，於苦境界必求遠離，故名依止遠離修。若緣愛相苦集爲苦集時，於此境界必求離欲，故名依止離欲修。若緣苦滅爲苦滅時，於此境界必求作證，故名依止寂滅修。棄捨者，謂趣苦滅行，由此勢力棄捨苦故。是故若緣此境時，於此境界必求修習，故名迴向棄捨修。如次，卽緣四諦爲境修習覺支。覺支修果者，謂見道所斷煩惱永斷。

八聖道支者，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諸聖有學，已見迹

者，由此八支攝行迹正道，能無餘斷一切煩惱，能於解脫究竟作證，是故名爲八支聖道。此八道支三蘊所攝，謂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慧蘊所攝。正語，正業，正命，戒蘊所攝。正念，正定，定蘊所攝。

正見者，謂覺支時所得真覺，若得彼已，以慧安立如證而覺，總略根本後得二智，合名正見。正思惟者，謂由正見增上力故，所起出離無恚無害分別思惟，名正思惟。正語者，謂心趣入諸所尋思，彼唯尋思如是相狀所有尋思，若心趣入諸所言論，卽由正見增上力故，起善思惟，發起種種如法言論，是名正語。正業者，謂如法乞求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於追求時若往若還正知而住，若觀若瞻，若屈若伸，若持衣鉢，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或於住時，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修懺寤，若語若默，乃至解於勞睡，正知而住，是名正業。正命者，謂如法追求衣服飲食，乃至什物，遠離一切起邪命法，是名正命。正精進者，謂依止正見及正思惟正語業命，勤修行者，所有一切欲勤精進，出離猛勇，勢力發起，策勵其心，相續無間，名正精進。成就如是正精

進者，由四念住增上力故，得無顛倒九種行相所攝正念，能攝九種行相心住，是名正念及與正定。

如是八正道合立六支，謂正見爲分別支，如先所證真實揀擇故。正思惟者，是誨示他支，如其所證方便發言誨示他故。正語業命，是令他信支，如次令他於證理者信有見戒，正命清淨性故。謂由正語故，隨自所證，善能問答論議決擇，由此了知有見清淨。由正業故，往來進止，正行具足，由此了知有戒清淨。由正命故，如法乞求佛所聽許衣鉢資具，由此了知有命清淨。正精進者，是淨煩惱障支。由此永斷一切結故。正念者，是淨隨煩惱障支，由此不忘失正舉止相等，永不容受沈掉等隨煩惱故。正定者，是能淨最勝功德障支，由此引發神通等無量勝功德故。

此八聖道支所緣境者，謂即覺支後時四聖諦如實性，由見道後所緣境界，即先所見諸諦如實性爲體故。道支自體者，謂即正見等八道支。助伴者，謂彼相應心心所等。道支修習者，如覺支說。謂依止遠離，依止無欲，依止寂滅，迴向棄捨修習正見，乃至

廣說。如是諸句義，如上應知。道支修果者，謂分別，誨示他，令他信，煩惱障淨，隨煩惱障淨，最勝功德障淨，乃至即由此故斷修所斷一切煩惱，於出世道究竟成辦，得阿羅漢。此爲修果。

修習次第者，出世間道共有五位，一資糧位，二加行位，三見道位，四修道位，五究竟道位。資糧道者，爲求解脫，集積資糧，此亦名爲順解脫分，由彼資糧順趣解脫故。既積資糧，當起加行，爲入見道，猛勇加行故。即此又名順決擇分。決謂決斷，擇謂簡擇。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故，及能分別四諦相故，是即見道。由四加行，順趣見道故，名順決擇分。見道位者，謂由加行，得出世間無漏真智，於諦實性最初證得，故名見道。修道位者，見道已後，爲斷餘惑，發起正行，數數修習真智故。究竟道者，謂修道已畢，斷惑無餘，證果圓滿，故名究竟位。此三十七菩提分法，資糧位中最初修習念住，正斷，神足。次於加行道中，修五根，五力。次見道位，修七覺支。次修道位，修八正道。由此得入於究竟位。於此位中，不更修習。唯有無漏聖道相續等流，故名無學。以無未學，

可當學故

云何修習菩提分法如是次第？謂修行者，最初當於所緣境界得正觀察，遠離顛倒。於應緣境，安住其心。如此方能離顛倒修，不入歧途，心不妄緣，得正安住。是故最初，修四念住。既能住心於應緣境，正慧觀察，離顛倒已，如此便當勇猛精勤，修習對治。於所治法，未生令其不生，生者令其得斷；於能治法，未生令生，已生令得增上廣大。故次修習，四種正斷。既能如是修正斷已，惡法日損，善法日純。如是便能得三摩地。爲令圓滿，能於勝法多所作故，修八斷行，成四神足。是故次修四種神足。由得神足，便能生起出世間道，增上五根。故次修五根。五根熾盛，能伏煩惱，不爲一切煩惱所伏，是名爲力。故次修五力。由五力故，伏煩惱已，出世聖道，真實覺慧，方得現生，故次修七覺分。已得覺分，出世聖道，斷一分惑已，爲斷餘惑及證究竟，故依真慧，修入聖道，故次修八聖道。修究竟故，得果究竟，從此便入無上果位涅槃解脫。設不先於所應緣境得正觀察，遠離顛倒，安住其心，卽於境界迷惑，心顛倒生。如是尙於所治能治不能了知，如何能得

四正斷耶？正斷不起，則善惡紛乘，如斯何能得三摩地？定之不得，如何能有四神足？神足不起，即無由起出世聖道，增上五根。根無力無，故即不能伏除煩惱，引真覺慧。由無真覺，依何由何修習聖道？聖道不修，何由證果？故三十七菩提分法，修習次第，先後如是。然但可說由修前故，引後勝法，而不可說修後法，故便不修前。前前由後，後轉增勝故，故修道中，有念住等，而念住等，通漏無漏，必如是引生，不如是棄捨。菩提分修，如是如是。

修果第十

出世間道，修有修果。果復四種：謂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以位分別，名初二三四果。

初預流果。何名預流？依何道得？彼果相狀復如何耶？

云預流者，流謂聖流，出世聖道能趨涅槃，故名聖流。預是入義，初入聖流，名預流。

也。

依初見道得預流果。由斷分別我執隨眠成預流果。由先未離欲界貪故，今得見道，粗重永息。又由證得諦現觀故，獲得四智：謂於一切若行若住諸作意中，善推求故，得唯法智，得非斷智，得非常智，得緣生行如幻事智。若行境界，由失念故，雖起猛利諸煩惱纏，暫作意時，速疾除遣。又能畢竟不墮惡趣，終不故思，違越所學。乃至傍生，亦不害命。終不退轉棄捨所學。不復能造五無間業。定知苦樂非自所作，非他所作，非自作，非非自他無因而生。終不求請外道爲師，亦不於彼起福田想。於他沙門婆羅門等，終不觀瞻口及顏面。唯自見法，得法知法，證法源底，越度疑惑，不由他緣，於大師教，非他所引。於諸法中，得無所畏。終不妄計世瑞吉祥以爲清淨，終不更受第八有生——由是預流，又名極七有，謂至多不過受七有生故。具足成就四種證淨——於佛，法，僧，及戒證淨，是爲預流果相。

次一來果。何名一來果？依何道得一來果？一來果相復如何耶？

一來者，謂於人天往返生死，一往一來便證第四阿羅漢果，故名一來。依初見道及依修道俱得此果。依見道得者，謂見道前，修世間離欲道，已能倍離欲界貪者——云倍離欲界貪者，謂已離欲界上品中品貪。今入見道成一來果。依修道得者，謂預流果如所得道更數修習，永離欲界上品中品諸煩惱，已得一來果。如預流果所有諸相，一來亦爾。然少差別，謂若行境界，於能隨順上品猛利煩惱纏處，由失念故暫起微劣諸煩惱纏，尋能作意，速疾除遣。唯一度來，生此世間，便能究竟作苦邊際。

三不還果。何名不還。依何道得不還果相復如何耶？

言不還者，謂已具斷欲界上中下三品貪，不復還來生此欲界，故名不還果。此依見道修道俱得。見道得者，謂見道前，依世間離欲道已離欲界貪，今入見道，得不還果。修道得者，謂一來果爲斷欲界下品惑故，進修聖道。由此得斷，彼下品惑已，得不還果。此果相狀與前世間道離欲者相，當知無異。然少差別，謂當受化生。卽於彼處，當般涅槃。不復還來生此世間。——謂世間道離欲者未斷欲界隨眠，彼於上界受報盡已還

復來生此欲界故。

一五二

四阿羅漢果。何名阿羅漢？依何道得阿羅漢？阿羅漢果相復如何耶？

云阿羅漢者，此方義名應。應者，契當之義。應斷煩惱故，應受供。故應不復受分段生故。總以三義，名阿羅漢。此果唯依修道究竟時得，無見道得者。見道無能頓斷三界煩惱九品隨眠故。設已盡離色界欲者，彼依無色乃至有頂，觀力微薄，無決擇力，可修加行成見道故。故有已離欲界欲，勤修加行得諦現觀，成不還者，無離色界貪修諦現觀，得見道已，頓成阿羅漢果者也。此阿羅漢永害三界一切煩惱蠱重種子。其心於彼究竟解脫，證得畢竟種性清淨。於諸煩惱究竟盡中，發起盡智。由因盡故，當來苦果畢竟不生。即於此中起無生智。具足成就十無學法，謂無學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解脫，正智。——如是十法名爲無漏五分法身，謂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亦名無漏五蘊，與諸有情五取蘊身，根本差別。此阿羅漢於諸住中及作意中，隨心自在，隨所樂住，或聖——空住，無願住，無相住，滅盡定住，名聖住。

或天——靜慮，無色，名爲天住。或梵住中——慈住，悲住，喜住，捨住，名爲梵住。卽能安住。隨樂思惟所有正法，能引世出世間諸善義利，卽能思惟。又於爾時，至極究竟，畢竟無垢。畢竟證得梵行邊際。離諸關鍵，已出深坑，已度深塹，已能摧伏彼伊師迦，是爲眞聖——西方有高峻山名伊師迦，喻有頂惑也——摧滅高幢——喻我慢也——已斷五支，成就六支。一向守護四所依止——依法不依人等四依——最極遠離，獨一諦實，棄捨希求，無濁思惟，身行猗息，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獨一無侶，正行已立，名已親近無上丈夫。具足成就六恆住法，謂眼見色已，無喜無憂，安住上捨，正念正知。如是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已，意了法已，無喜無憂，安住上捨，正念正知。彼於爾時，領受貪欲無餘永盡，領受瞋恚無餘永盡，領受愚痴無餘永盡。彼貪瞋癡皆永盡故，不造諸惡，習近諸善，其心猶如虛空淨水，如妙香檀，普爲一切天帝天王恭敬供養。住有餘依般涅槃界。度生死海，已到彼岸，亦名住持最後有身。先業煩惱所引諸蘊自然滅故，餘取無故，不相續故，於無餘依般涅槃界而般涅槃。此中都無般涅槃者，如

於生死無流轉者。唯有衆苦永滅寂靜，清涼滅沒。唯有此處最爲寂靜。所謂棄捨一切所依，愛盡離欲永滅涅槃。又阿羅漢苾芻，諸漏永盡，不能習近五種處所。一者不能故思殺害諸衆生命，二者不能不與而取，三者不能行非梵行習淫欲法，四者不能知而妄語，五者不能貯蓄受用諸欲資具。又亦不能妄計苦樂自作，他作，自他俱作，非自他作無因而生。又亦不能怖畏一切不應記事。又亦不能於雲雷電霹靂災雹，及見種種怖畏事已，深生驚怖。諸阿羅漢果，有如斯等相。總略言之，世間一切所應斷者，一切已斷。出世一切所應作者，一切已作。遠離世間一切過失，一切貪憂。亦且不能作諸過失，起諸貪憂。唯有清淨法性，最上解脫，恆常安住寂滅涅槃。是謂阿羅漢果。一切聲聞厭怖生死，於此上果，常住樂欲，勤修證得。是爲出世間學修道證果。

出世間道唯證如是阿羅漢果耶？亦證辟支佛果亦證無上大菩提果。謂有獨覺種性有情，先經百劫，於佛處所親近承事，專心求證獨覺菩提，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善巧，及諦善巧，勤修學故，積集資糧，後於無佛世，獨一無侶，無師自能修三十七菩

提分法，證法現觀，得獨覺菩提果。或有於佛處所積集資糧，已修加行，後生無佛世，無師自能證法現觀，得沙門果。或有於佛處所積集資糧，發起加行，並得現觀，得沙門果；後生無佛世，自證獨覺菩提。是爲辟支佛。三種辟支佛中，初名麟角喻，第二第三名獨勝部行，樂處孤林，樂獨居住，樂甚深勝解，樂觀察甚深緣起道理，樂安住最極空無願無相作意，是爲麟角喻獨覺部行喻者，不必一向樂處孤林，樂獨居住，亦樂部衆共相雜住，是故名部行喻。

所以名聲聞者，謂必聞佛聲教，始能證得阿羅漢果故。所以名獨覺者，既積資糧，或已修加行，或見道已，後於無佛世，能獨成菩提故。當知聲聞，性是下根。獨覺，性是中根。此二皆以自求出離爲究竟故。佛法通稱之爲小乘。諸大菩薩，自他兼利，所有一切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誓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是謂大乘也。大乘道果，四篇大菩提論中當廣宣說。如是出世間學，又名解脫道論，依聲聞地專論出離煩惱業苦解脫道故。

跋

恩洋初到內院，治唯識學。數年之間，於法相般若，真實了義，甚深意趣，以聞思力，略謂都可通達。獨於行果，未深推求。每讀瑜伽聲聞地等，便覺扞格不易悟入。歸來抱病，遂廢聞業。一切經論，皆無力讀。偶翻聲聞地，乃興味悠然，不能釋手。雖病不能多讀，久之遂讀數徧，身心踊躍，喜樂無邊。方知出世間道，條理方法，階序井然。訓練身心，善巧如是。涅槃解脫，真實可期。三明六通，一切不妄。獨恨宋明儒者，不克讀之，遂使主敬主靜，格物致知，紛紜諍訟，數百餘年。使能窺入如來之門，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一切謗議不作，而行歸中道矣。更歎宋明而後，學佛者，局於禪宗淨土。而於瑜伽修行方便，證果資糧，九止六觀，四禪八定，三慧三學，證諦現觀，一切弗思，一切弗學。成已斯難，况云濟世？或有以教義相衡，則反謂墮落語言，數人珍寶，義學小乘，真乘弗貴也。夫三慧之序，由聞而思，由思而修。親近善友，聽聞正法，而後可以如理作意，法隨法行。順抉擇分，四加行位，煖頂忍後，世第一法，於意言境審決尋求，如理如量，精勤觀察。然後

乃捨言觀義，捨境緣心。最後心境兩空，證無所得。修行次第，善巧如斯，云何可廢？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涉重洋者，必仗舟楫。爲夜遊者，必賴明燈。今捨棄大教，空談修行。聖言不依，依自妄識。方便之門塞，覺慧之光滅，而乃欲度長夜，證無上覺，是誠倒果爲因，流弊所至，鮮有免於盲修瞎證者也。今夫離言空性，證之難，而言之則易。瑜伽義海，求之若不易，行之則次第有功。今捨其可行者，而恣談其易言者，是誠所謂捫象索空，說食不飽者也。雖千餘年來，不無高德，由彼而入者。然鱗角證覺，自具資糧，菩薩現化，各隨機感。不可以概律一般人。自宋明儒學興，而斥佛法爲空虛無用，大而無當之學，寧非學佛者自取之咎哉？而叢林寺宇，積弊相承。義學不興，宗門亦倒。空有佛教之名，而亡其實。時當今日，固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也。余自習唯識般若之教，而後知西洋東土之談哲理，治立學者，一切皆妄。唯佛法乃實證其真。余自聞瑜伽聲聞地世出世間資糧，加行作意現觀之道，而後知宋明儒者禪淨諸宗，乃至一切外道之修持，皆缺而不全，偏而不中，不徧不賅，一曲之學也。真欲得身心之對治，出三界。

之雜染，而證清涼寂靜之境者，捨斯正法，其誰與歸？抑結論易得，方法難求。唯識般若既深闡諸法實性，而瑜伽大論乃備言其方法。苟無方法，實證難期。實證不可期，則安知乎所謂三界九地，菩提涅槃，萬法唯識，五蘊皆空，之非同宗教哲學之周徧計執也？余自讀聲聞地，乃於佛法，益倍堅固其至誠倚任之信心。所以者何？佛法之可信，非但其說理之圓滿而已矣。其功夫之嚴密，方法之詳盡，修證之玄深，攝機之普徧，條理始終，確乎不易。是非量超三界學，竟三乘正徧覺，知明行圓滿之薄伽梵，而能道其片詞隻字，彰明顯著，若是以教人者哉！由是而後，不但信實有此理。又信實有實證此理之道焉。而後於佛法永無疑惑，永不退轉矣。今編出世間學，是以裒集其義，以正告天下之學佛者。勉之哉！遵是而行，決出三界可無疑也。餘多要義，有未盡述者，幸取大論原文熟讀深思之。洋愧知之而未行之。未得實證，遂騰口說，然表彰聖言，以開愚昧，是亦自未得度而先度他之意也。陽明有云，凶年饑歲，忽得嘉種，自未種植，分以與他。同情所驅，未可以汝既未行，何以教人爲病也。區區之心，亦復如是。或復謂大乘了義，慈悲

無畏，聲聞獨覺，厭世自私。方今時衰道喪，正當提倡大乘之教，以拯濟世間。出世之學，宜非所重。而乃詳述出離之學，勸人行修，意者其非應病之藥乎？曰：否。菩薩發心，普濟一切。濟一切者，非復一道。是以外道書論，尙可詳求。於佛法中，何一可廢？是以誹謗聲聞乘教，犯菩薩戒，苟不知此，不能攝受此種有情故。故三乘教，皆應善巧。既自修學，亦教他故，又必能自度，方可教他淨行淨惑，止觀作意，是皆自度之道，與諸聲聞等應修學。苟此不知，攝心無術，熾貪嗔癡，增煩惱病，惜沈掉舉，散亂縱逸，軌範不立，何以教他歟？今之肆言大乘，而不生人敬信，反滋謗毀者，無亦德之不立，其所以自修者無術耳。故吾今所言，乃不但爲聲聞種性有情言之，乃實欲諸發菩提心，修大士行者，從此鞭辟近裏，真實求己，庶乎致曲有誠，明著變化，有以感動乎有情而不空騰口說矣。若夫大士之行，原不止此。詳其廣大，請俟下篇。癸酉年六月初一日識於龜山書房。

本篇跋中有批評禪淨語，余非輕毀禪淨者，言其弊耳。余於禪淨有深切之愛重

心。以爲爲禪宗修己之深切，淨土攝機之普遍，皆爲學佛者所當崇敬。且禪重實證，淨求往生，學不求證，是說食也。不期淨域，將何歸耶！故學到證時皆是禪，學到果時皆是淨。特證必有其資糧，果必有其功德。資糧不具而求證，是謂盲參。無其功德而望果，是謂傲倖。故余人之重教理，勤方便者，爲求實證也，爲求實果也。昔者余告友人曰：念佛者不但念其名字而已，當念佛之發願而同彼發願，當念佛之修行而同其修行，念佛之教理而實際聞思，念佛之果德而真切求證。如是則行事處心，言語動作，無處無時，非學佛者。是謂真實念佛。真實念佛者，功行必備，往生可期，亦且能得上品上生。經中所謂不得以少善根福德而往生者是也。昔在隋唐，教理盛興，學者不免徒事誦習，耽著文字之弊。故宗門不立語言，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然諸大德，除六祖示現目不識丁，餘多學問廣博，聞思深沈者也。故能實參實證，有所成就。今日教衰學微，人根轉劣，誰具知見，可受棒喝者乎？故於禪悟真實有得之善知識，亦以興學爲當務之急也。而學莫備於瑜伽，切莫切於聲聞地。茲篇所述願與天下學者共奉行之。